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清定海胡齋伯寅撰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注疏本與朱注皆十  
一章未知陸氏所多何處三章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

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史記宋世家贊後漢書劉陶傳注梁書王亮傳論御  
覽人事部引皆以此節爲孔子言在下節後

正義曰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  
亂則折諸聖此經序三仁事迹各不同而以一諫字  
統承之蓋三人之事皆出於諫而三人心同歸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二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仁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非當時意計所預定所謂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至三人或去或囚或死之先  
後亦當以此經爲斷尙書微子篇序云殷既錯天命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  
行遯皇疏引書鄭君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少師不答  
志在必死是微子與箕子比干商論去就既定卽先

決計長往書有明文故馬注謂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然而微子未嘗不諫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虜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殷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云周武王  
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  
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  
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  
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於  
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

明學子論讀解義疏卷十八

三四明筆書  
約園刊本

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閔天封比干之墓蒙  
案太史公兼通尙書今古文博極羣書好載異說故  
史記前後往往自相矛盾其宋世家先言微子次言  
箕子末言比干次序與論語合此本三仁正傳也張  
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  
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  
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  
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  
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

十里二百五十步是亦以比干之死最後也乃殷周  
本紀又以比干死在前箕子囚在後云箕子懼乃佯  
狂箕子豈畏死者哉且宋世家先序微子欲死及去  
未能自決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後又云太師少師  
勸微子去遂行一篇之中前後變異徒以當時有太  
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之事與論語本篇太師摯  
少師陽字音相近遂附會尙書父師少師而一之豈  
知樂官不得稱父師而微子必不可以適周耶抑君  
臣義屬之言豈王室之元子所可出耶詩柏舟疏引  
鄭君注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  
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  
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  
仁此亦本宋世家之說也夫微子所以不得不早去  
者時亦有故書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  
顛濟父師箕子也孔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  
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  
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唐賈至微  
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

乙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云言也刻害也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所言適以害子若不早去徒取殺戮而絕宗祀故詔王子出迪獨有父師之言而少師不答非爲比干志在必死也特是微子之去亦去位而退守封邑耳身係宗嗣職司卿士旣不忍效適周之賤伶又不能爲遜荒之家髦故皇疏以爲去殷歸周者非蔡傳以爲去位逃於外者亦未必是也夫紂之所惡者特惡其諫耳旣不敢諫而遠去則亦任其去焉而已矣或謂去而之國仍恐爲紂所忌而不能免於難邦圻千里天下一家又將逃往何所耶迨武王旣克殷微子忍辱於須臾冀延宗祀於一綫破巢之下安有完卵紂子祿父之封此又微子所夢想不到者也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全謝山謂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然禮樂記韓詩外傳俱言武王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言武王下轡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或武王先復其微國後乃由微而徙封

於宋至成王誅武庚又申以微子之命也宋世家云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鴻範武王乃封箕子  
於朝鮮而不臣是既陳鴻範乃封朝鮮也而周本紀  
又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尙書大傳武  
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  
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是又  
以爲先封朝鮮後陳鴻範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殷道  
衰箕子去至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云箕子違衰殷  
之運避地朝鮮諸書說皆互異周氏柄中曰紂囚箕  
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  
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  
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  
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  
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  
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  
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  
後二年訪箕子者皆非也或者謂箕子陳九疇爲帝

王之大法也微子備三恪爲祖宗之命祀也乃宋世家記其來見也微子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抑何言之太甚歟然此言實本於左傳僖公六年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與襯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其言確鑿有據意者此或古來國破家亡軍門受降之常例歟蓋封建之世民所歸往卽爲王歸之成羣卽爲君人心所向卽天命所歸若夫

明明子論讀解疏

卷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畏天威不恤民命之獨夫是自絕於天也有奉命之天吏出而伐暴救民順民心而安之奉天命而代之爲人臣子者不能挽回君德於先欲思保全宗祀於後是祈再造之深恩而不屑一時之暫屈恐其勢不兩全也厥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此詩宋世家屬之箕子書大傳又屬之微子而微子來見

頌歌有客白馬之篇蓋感傷故國者人情也承服新朝者天命也若徒挾舊君之私憤而不知天命之攸歸父既受誅子思報怨是直梗化之頑民也是懟奉命之天吏也惡乎可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微箕二國名者書微子篇孔疏引鄭注微與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王西莊後案云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府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紂都朝

明學論叢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入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縮水必爲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周氏柄中云微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於圻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公廿八年冬築郿公穀俱作微郿微古字通用左傳杜注郿卽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



有微子冢蓋反葬於此不忘本也十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非微子封地也孫淵如尙書微子疏證云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郟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

明明子論叢書

卷十八

九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  
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蒙縣西薄城湯冢當在  
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  
殷千里圻內未知孰是又洪範疏證云水經汭水注  
云汭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云景亳爲北亳矣闕駟  
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  
冢其西有箕子冢案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  
北湯都在偃師是圻內地也呂新吾箕子論云今河  
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然則微箕之

封豈皆有兩地歟云子爵也者王制鄭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意與馬注同王肅以爲畿外之侯入爲卿士非也云微子紂之庶兄者皇疏引鄭君書注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呂覽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此說在史記前鄭君所本也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云尙書亦以爲殷王元子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案

史記第曰啓母賤辛母正后安知非謂其母爲妾時  
尙賤而生啓因謂之庶子後爲后時始正而生紂因  
謂之嫡子而索隱必以史記所云爲異母或遂以馬  
注與鄭異其實可通也趙鹿泉以書稱元子謂微子  
乃紂之母兄而非庶兄明明以帝乙廢長立少箕子  
爭之不得故不爲後此意卻好後世秦隋皆以易嗣  
而亡惜無佐證也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皇疏云  
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古人或稱父母爲親戚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左昭二  
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是以父母爲親戚也箕子比干皆爲紂之親戚  
故馬注謂爲諸父也而路史誤以親戚爲外親謂舜  
裔箕伯之後殊爲舛謬史記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  
胥餘本莊子大宗師注也說見尸子又云馬融王肅  
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諸兄易明  
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注云箕子  
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以爲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

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君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  
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於紂親則諸父  
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  
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是比干爲紂諸  
父甚明故馬注連箕子並云諸父也然有以孟子連  
言微子而致疑於比干非諸父者金吉甫妄欲改兄  
之子爲乙之子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殊爲穿鑿顧亭  
林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  
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於文有所不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舉彼以該此此真通人之論也云箕子佯狂爲奴  
者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  
夏書云子則奴戮汝殷承夏制也古者奴戮必囚禁  
因呼囚犯謂之奴箕子之囚紂囚之也紂之囚爲箕  
子之狂也故曰爲之奴若箕子之自爲也者箕子何  
以狂冀其君之感悟也箕子漆身爲厲被髮佯狂屈  
原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意欲其君之哀憐而感悟於  
萬一然而家國至此則亦有不能不狂者無論爲佯  
狂爲真狂而箕子之心苦矣或謂先囚而後狂或謂

見比干之死而狂箕子豈畏死者哉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商民也

筆解版作商

正義曰朱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朱子文集與門人論書微子篇云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二子箕子爲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蓋將諫紂不聽

明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者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豈不以吾三人皆宗國之臣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

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逖逃以全宗祀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所謂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此章正敘比干之諫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微之史記宋世家而知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蒙案諸儒之論各有精

義惟朱子以箕子之奴在後比干之死在先蔡虛齋趙鹿泉等皆以爲先後當從論語是也三人事迹各不同當時必有謂死難於奴奴難於去者故夫子原其心而論定之皆許以爲仁蓋聖門之言仁祇求心之安不安不論身之死不死身死而無益於國不死而無害於心則死不如生身死而有得於心不死而有害於國則生不如死故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仁人不必盡在於死節三人之求仁得仁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言盡之矣鹽鐵論非鞅篇曰比干剖心非

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懜怛忠誠之心動於  
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  
此論比干之諫已得其心矣吾讀史記而知箕子微  
子之心無異於比干也箕子諫而紂不聽不能諫而  
至於狂不自覺其心之疾痛也不可諫而出於佯狂  
萬一冀其君之感悟也蓋比干之性一於剛故率爾  
而犯顏諫諍逆耳批鱗不避其身之慘戮箕子之性  
內剛而外柔故無聊而被髮佯狂漆身為厲猶思其  
君之鑒憐易明夷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  
以之文王之囚玉門也夫子謂其爲臣止於敬服事  
德之至屈原之投汨羅也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過  
乃過於忠然則爲人臣子之道當以文王箕子爲極  
則而非必盡以殺身爲仁也厥後象卜明夷囚於紂  
而釋於武疇衍洪範屈於人而伸於天然而箕子初  
不及料也箕子之心旣無異於比干矣而微子之心  
亦無異於箕子比干也吾讀史而知微子之未嘗不  
諫吾讀書而知微子之不能不去吾讀詩而知微子

之去更難於奴尤苦於死也凡人有血氣者性必剛強有志節者情易感觸大雅文王篇一則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再則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在周公制作此詩無非爲天命之靡常留子孫以炯戒而自微子聽之聲聲墮淚字字點心人孰無情誰能遺此睹新朝之振作念故國之悲涼有抑鬱憤懣而痛不聊生者真欲拔劍斫地擊碎吐壺故麥秀黍離不過偶逢於墟落把茅銜壁亦祇暫辱於軍門而此後之痛心則有天長地久而至死方休者然而微子無可柰

何也吾故曰微子之去難於奴而苦於死而要之其仁則一也乃或因此竟以爲死不如奴奴不如去則又不可中論智行篇曰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抑知此章夫子論仁也非論智也惟三人求仁不求智故易地則皆然若論智不論仁卽其心不可問而況乎三人在當日亦惟求仁得仁初不自知其仁也邊論其智哉善乎馬氏之注曰



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斯真得三仁之初心而知夫子稱仁之旨矣記者序此章於篇首意以三仁之心例夫子之心朱子語錄云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卻是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此篇歷敘隱士而折中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三人之憂亂在一朝而夫子之憂亂在萬世仁何如哉至黃先生謂此篇記序隱遯之流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用賢此亦本章之餘意韓詩外傳十曰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釋史引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牧野故此篇首記殷有三仁而殷亡終記周有八士而周興以其用不用者異也

馬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作孔曰憂亂甯民四字一篇之綱也

柳下惠爲士師

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勅律反焉於虔反枉紆往反孟子疏引首有孔子云三字漢石經邦作國荀子新序引黜作紆後漢書崔駰傳引子未可以去乎作可以去矣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孫綽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朱注黜退也

明學論議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心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云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具言侃然若無所持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先生曰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

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慊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則不辨而自明矣蒙案此章論柳下惠當知其和當知其和而介當知其和而介而又有不恭此其所以異於聖人處直以孟子作注疏可也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疏其爲士師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疏其被三黜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疏其三黜而不枉道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疏其三黜而不屑去也又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謂其聖之和者也直斷之曰柳下惠不恭謂其聖之和而非聖之時者也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也朱子外注引胡氏謂必有孔子斷之之言風俗通義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翟晴江疑此卽孔子之斷語然此二字乃孟子所斷下章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乃真孔子之斷語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士師典獄之官者此注孟子疏引

爲鄭注書舜典命皋陶曰女作士馬注云獄官之長  
蓋唐虞作士卽司寇也周禮秋官司士師下大夫四人  
其下有鄉士遂士縣土方士誦士朝士之屬皆謂之  
士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  
禁五戒以左右先後刑罰又掌士之八成左僖二十  
八年傳士榮爲大士注大士治獄官也皆與孔注合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注以理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明學子論彙纂卷十八 一五四明叢書

史記世家引待作止

約圖刊本

正義曰皇疏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處待孔子共爲  
政化而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上卿總知魯政專  
任一國孟氏下卿不被任用景公言當以有事無事  
之間處之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孔  
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  
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  
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朱注此言  
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黃先

生曰待孔子之待據史記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玉者注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同音相通用季孟之閒孔注就用事不用事兼位與權言也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當從朱注專以位次之高下言之爲是何注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之說也蒙案止與待本可通史記上一字作止下一字仍作待而所言非一時語故中加曰字以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新刊本

之待與用自是兩時兩意莫殫莫究之說斷不可信蓋當時列國賢大夫夫子所心契者於鄭則子產而時已不相及於楚則葉公於吳則季札而地又隔於遠惟有齊之晏平仲衛之蘧伯玉相與締交最稱莫逆而爲夫子所嚴事故常主於伯玉家而歎平仲之善交久敬聖人之取友必端矣平仲豈阻夫子者哉夫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齊景公實庸主也當晉霸之既衰得賢臣之輔佐乃僅至於顯而不思圖霸尙望其能興王乎觀於吾老一言則其志氣昏惰不能振

作有爲已可概見乃或據皇疏之說謂景公始欲用  
夫子而見阻於臣下夫果有意用聖人欲用則竟用  
之矣何必較量座位哉且始言明明曰待之而已而  
猶謂其實欲用之也其誰信之耶他日晏子至晉與  
叔向私語竊歎齊國之衰將歸陳氏之勢則亦無如  
其君何也故書社之止時或出於子西而泥溪之封  
必不阻於平仲史記世家謂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  
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之霸  
而孔子對之以王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齊其後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以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以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  
尼溪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  
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  
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  
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詐之節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此事詳於墨子非儒下篇又見晏子春秋外篇尼溪作爾稽末有積財不能贍其樂句晏子書內又有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之梁邱據對曰仲尼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說之晏子以儒者之禮樂爲煩人留日費財留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詳其命意專在節用貴儉薄葬短喪而訾毀儒教之禮

樂蓋係墨氏之徒深知晏子生平性好節儉故將此等邪說屢入晏子書中藉以非儒謗聖太史公不察而采入世家以致善與人交之賢大夫反得罪於聖友貽議於後世也豈不惜哉善乎孔叢子之詰墨子也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又詰墨子謂孔晏之交相毀也孔子謂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晏子亦謂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是孔晏交相譽而不

見交相毀觀此二說可知尼溪之阻乃墨氏之謗言而非晏子之實事矣

孔注云云疏曰禮王制大國三卿魯於春秋爲大國故有二卿也全謝山云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但攷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

明學子論禮集解卷十八

卷十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公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軍孟氏將右軍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周氏柄中曰此論似極圓通卻非當時事實攷之春秋據昭五年卜楚邱語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之上宣五年得臣卒僑如尙幼至成二年始見於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賁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自後春秋所書如定十年哀二年三年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之間二字亦各處不同成十六年傳僑如立於高國之

開此猶云伯仲之閒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注云位  
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則  
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  
未爲不可也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筆解本作孔曰云聖道難成者  
誤本史記也云老矣不能用者閻百詩曰孔子在齊  
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尙相去二十五年  
柰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  
云耳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

明明上論語集義疏

卷十八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  
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  
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有據乎毛大可以  
爲不然也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  
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  
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  
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於齊靈  
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於  
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是則

六十非六十也或謂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景公卽  
二十而立時年已五十以外安見六十曰老而五十  
外之不可稱老耶然此皆無關緊要之論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注孔曰桓子季孫斯

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其貫反女樂並如字朝直遙反漢書禮樂志注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歸作饋

正義曰皇疏歸猶餉也女樂女伎也時孔子在魯齊  
畏魯強故餉以女樂欲使孔子去也江熙曰夫子色  
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朱注引尹氏曰受女

明明子論彙纂

卷十八

三七四明叢書

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史

記世家定公十年會夾谷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節賈男女

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

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月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  
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哀公  
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月桓子卒康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以公之魚沮而召冉求江氏  
慎修曰史記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  
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  
堯蛇淵圍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  
而處其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

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正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圍大蒐比蒲諸稅政卽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黃先生曰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於是年實未去魯俟十三年春郊禘不至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九 闕明 藏書

約園刊本

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也此經不言致膳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蒙案楊誠齋謂齊人之設謀因會夾谷沈無回謂桓子之心忌在墮三都金吉甫放證則又謂內外合謀以閒夫子故記者不曰魯定公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也抑知魯政下逮已非一日自昭公客死以來禮樂征伐無一不出於季氏卒之上竊國政者下困於冢臣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蒲圃之享幾乎性命莫保是以三都之墮雖由孔子之積憤實本桓子之積憤

斯得乘其機而爲之則自宰中都爲司寇攝行相事  
與聞國政中閒如會夾谷誅少正卯以及種種諸善  
政子雖稟命於定公要無一不商議於桓子而桓子  
亦無一不聽憑於夫子大而溝合先君之墓細而井  
得土缶之羊凡事皆咨詢而信從焉則其於國政可  
知故公斂處父能惑懿子使不墮成而公山弗擾不  
能阻桓子使不墮費公羊傳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孟子所謂於季桓子有行可之仕也然而桓子本  
屬鴛材初無作用脫離虎口便啓驕淫齊人見幾而  
施謀君臣相率而行樂而忽明忽昧如醉如狂甚至  
荒廢三日之朝何暇計及三都之墮惟是齊人之來  
歸也不敢直陳於魯廷而桓子之往觀也不敢公行  
於魯國當時所畏懼者惟有夫子一人耳故韓非子  
內儲篇謂黎且逆料仲尼之必諫夫子諫之不聽而  
後去繹史引琴操亦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作歌曰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諫之不  
可遲遲吾行此正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迨夫子旣  
去而桓子始醒問師己以夫子罪我而臨卒時又歎

獲罪於孔子顧謂康子必召之然則桓子固已自知其罪矣書曰季桓子受之罪在桓子也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夫不用者不用其諫而受女樂也夫子不欲以受女樂之罪行而以不致膳之微罪罪固在桓子卽微罪亦在桓子以當時政在桓子也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意欲爲桓子告無罪也夫子指桓子也師已聞歌反以告而桓子則曰夫子

明明子論彙解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 嚴書

約圖刊本

罪我以羣婢故也夫然後始知罪在受女樂而不在不致膳夫子指孔子也前後罪字本一貫桓子明明曰罪我非孔子之欲自認微罪也乃閻百詩謂欲認出行不稅冕之微罪趙鹿泉謂自認助祭不致膳之微罪夫去魯父母之國也不俟終日似太愬自認微罪亦太迂

孔注云云疏曰云桓子季孫斯者杜氏世族譜平子意如之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注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曰鳳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

兮鳳兮何德之衰

注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也往者不可諫

注孔子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

來者猶可追

注孔子曰自今以

來可追自止也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避亂隱居也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

言之者傷之深也

釋文輿音餘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考文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高澤本同皇本衰下諫下追下皆有也字漢石經同唐石經惟衰下有也字史記世家諫下作公子追下有也字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而與如通莊子人謂世正作如廣川書跋云漢石經德作得與隸釋所載異

正義曰皇疏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

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三四明傳書

約園刊本

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

皇疏說本高士傳朱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

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

可追言及今尙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接

輿益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黃先生謂楚狂歌鳳

尊敬聖人復爲聖人防患歎惜時事情詞悲切非常

人也蒙案史記世家敘沮溺丈人於自葉反蔡之時

敘楚狂於昭王既卒之後則楚已無可望矣莊子人



問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又應帝王篇接輿謂肩吾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

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列女傳載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持金百鎰車二駟請治淮南妻從市來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財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乃夫負釜甌妻載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其所之觀諸書所說大抵輕世肆志避禍全身之六莊子所云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與此經不同呂覽引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尉繚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其意蓋以往

世來世來出今世而今之從政者甚屬危殆曰方今  
之世僅免刑焉曰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厥後子西子  
期均死於白公之難抑亦有先見之明矣然知尊聖  
人而歎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要不知聖人仁  
智之大權也衰追在古韻微部已殆在哈部二兮字  
三而字皇本三也字皆助詞韻不韻皆可不必拘

孔注云云疏曰云接輿楚人也者尸子云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左僖四年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郡  
國志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是接輿楚人也漢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人表列儀封人長沮桀溺丈人何蕢楚狂接輿於  
第四等大抵皆隱士而逸其姓名者守門者曰晨門  
掌封疆者曰封人近津渡者曰沮溺以杖荷器者曰  
荷篠荷蕢接夫子乘輿者曰接輿似卽以當時之事  
而號之其實記者止稱楚狂謂楚之狂士而已逆接  
夫子之輿歌而且過故夫天下欲與之言不復再書  
輿字自皇甫謐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而論語  
孟子疏皆引之後世乃以接輿爲字而隱士遂顯名  
姓矣云佯狂者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爲癘被髮爲狂

無益於殷楚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高士傳云好  
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  
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云鳳鳥待聖君乃見者賈子  
服鳥賦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韓詩外傳所謂游必擇所  
飢不妄下也云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者黃先生  
謂衰次也衰之本義爲艸雨衣以其衣次第爲之引  
申爲等衰之義左桓二年傳皆有等殺杜注殺衰也  
考工記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鄭注殺衰小之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

卷十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皆借殺爲衰而義當爲次淮南子道應訓將衰楚  
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說山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  
林訓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爲次義鳳待聖君而出周  
流亂世則爲次亦猶麟出非時歎不遇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包曰下  
下車也

皇本末有也字辟作避高麗本同史記世家作趨而  
去弗得與之言

正義曰皇疏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  
故下車欲與之其語也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  
欲與已言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若接輿與夫子對  
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識者修其狂迹故疾行  
而去也朱注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  
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黃先生云據莊子所  
載楚狂歌兢兢於潔身避難之意而已夫子有不忍  
忘天下之心不敢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  
緇之聖德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與言者如此或  
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抑知天下大事惟恬淡者能  
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夫子所以不忍

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  
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汚名勵清操  
也其品足嘉矣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  
有常聖也然則聖狂之異亦可知矣蒙案顧涇陽曰  
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尙  
可爲聖賢不肯放手此乃聖狂之異趣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下下車也者皇疏朱注皆謂孔子  
將適楚而史記世家云於是自楚反乎衛要之正注  
道上故下爲下車楚狂從前面逆接夫子之與行歌

而過車旁夫子聞之卽轉從後面下車欲與之言正可對面相會故楚狂須疾走而辟乃過去不得與言未過卽下聖意方殷忽接又趨狂態不測情景宛然如繪經不言下車者上文已言接輿不必再贅車字此記事省文之妙也乃或因前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本或於此章亦衍之門二字而莊子等書皆以接輿爲名字故改歌而過爲遊其門釋文引鄭注遂以下爲下堂出門也抑知此時夫子周流在外居停旅館安有重門高堂子欲與言但須言出而不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下況子方下堂未曾出門何以知其人之趨而避之耶荷蕢過門外聞磬聲而歎夫子在門內卽聞歎辭而答可知旅館逼仄門外門內言語咫尺可通不必出門而始可與言也若楚狂須下堂出門而與言則荷蕢何以不爾耶且門內屬一家故彼稱孔氏車上指一人故此言孔子吾是以歎包注之精而決接輿之非其字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注鄭曰長沮桀溺隱

之也程廣五寸二耜爲耨津濟渡處也

釋文沮七餘反濁乃歷反耦吾口反漢婁壽碑沮作  
目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正義曰朱注二人隱者耦並耕也蒙案史記世家敘  
此章於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後云去葉反於  
蔡朱注謂自楚反乎蔡蓋葉楚之邊邑也孔子未嘗  
至楚都蔡亦非蔡之國都乃故蔡也周氏柄中曰蔡  
於魯哀公六年遷于州來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  
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  
今河南汝甯府上蔡新蔡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蔡  
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水經注言澠水方  
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  
乃子路問津處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  
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冢墓記云黃  
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  
也據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是欲合接輿沮溺  
二事爲一要之二子皆楚人故上章見楚字而此章  
從略也問津亦偶然事自史記云孔子以爲隱者皇  
疏引范升云欲顯之故使問也而後儒遂謂子欲挽  
二人相與濟世聖人何嘗有是心耶

鄭注云云疏曰云沮溺隱者高士傳頌曰悠悠沮  
溺並耕荒墟敬詢濟渡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  
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是相傳以爲隱者也金吉甫  
攷證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  
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  
之不得姓名之眞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  
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  
津而不答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  
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丈人之云爾  
或又以沮爲止而不出溺爲沈而不返要之皆意想  
之說也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者考工記匠人爲溝  
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  
鄭君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畝中曰畝畝上  
曰伐伐之言發也畝畝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  
耦也賈疏云耜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庇庇  
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右長沮  
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爲耦共一尺此一人雖共發

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  
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其發不應別問桀溺則  
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並  
也賈氏欲通周禮論語殊費苦心然古時無牛耕實  
二人各執一耜併頭並發一尺之士詩噫嘻十千維  
耦吳語農夫作耦荀子大略篇禹見耕者耦立而式  
此耦耕之始也而此經之耦乃耦耕之引申義當爲  
偶謂相人偶也故方言耦敵也廣雅釋詁耦諧也釋  
名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左僖九年傳耦俱無猜耦  
耕者謂二人相伴躬耕不必並頭其發蓋耦乃人偶  
之通訓耕亦治田之大名故可沮溺二人各異處下  
文又言耰而不言耕也云津濟渡處者說文作津云  
水渡也古文作𣶒禹貢又東至于孟津水經河水注  
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注馬曰言數周  
流自知津處也

釋文夫音符與音餘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  
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乎字曰是也上有對  
字高麗本同史記世家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藝文  
類聚引子路曰下無爲字



正義曰朱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  
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是知津者言若是魯之孔某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無俟我今復告  
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

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

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

明辟人之法也已之爲士約耨而不耨注鄭曰耨覆種也耨

則從辟世之法者也

津告也

釋文無是魯二字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  
作孔丘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辟音避耨  
音憂較張劣反史記世家引作子孔丘之徒與滔滔  
悠且而句無而字也字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漢石經  
同耨而不耨作耨不耨說文引亦作耨五經文字曰  
耨音憂見論語

正義曰朱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

自謂耨而不耨亦不告以津處皇疏且而云云者桀

溺又微以此招子路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爲辟人

之士其自謂已爲辟世之士言汝今從於辟人之士則豈如從於辟世之士乎戚氏偶談云向解滔滔句止言天下之亂忘却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着了路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開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山水東流而下田禾歸之舊津已斷恐改渡別處故遣子路問之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已久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大水往來阻絕津渡無人改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今之時勢大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八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蒙案此解雖創卻與問津意關會而滔滔亦須用本義說文滔水漫漫大貌書義典浩浩滔天傳滔漫也詩載驅汶水滔滔傳流貌四月滔滔江漢傳大水貌是滔滔不必借作惛悠之義而孔注或當作水流之貌則正喻雙關意思較爲深長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滔滔周流貌者洪氏頤煊云滔滔魯論作惛惛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薶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

惛惛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惛惛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亦作悠悠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孔鄭皆從古論作悠悠也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李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經注皆作惛惛後人改也案晉紀總敘悠悠風塵注亦引孔注作悠悠洪氏定從惛惛者詩蕩天降惛德周語無卽惛淫傳注皆訓慢慢與亂意近探下注意言之也云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者皇疏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捨此適彼誰可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聖三四冊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者乎是以改適爲易不如朱子以更化爲易也

何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沮溺自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詞與猶等也旣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是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己也邢疏曲申何解不若皇氏易注爲安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覆種也者說文作覆云摩田器也五經文字覆種也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

皆作耨漢書賈誼傳借父耨鉏陳勝項籍傳贊鉏耨  
棘矜注椎塊椎也淮南子汜論訓耒耨鉏注椽塊  
椎也三輔謂之儻所以覆種引申之以耨摩田卽曰  
耨許君以器言鄭君以人用器言其實許云摩田則  
兼已布種耒布種二事言之管子小匡篇深耕均種  
疾耨蓋耨有二法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鋤鏤  
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莊子則陽篇云深其  
耕而熟耨之齊語云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韋注  
耨摩平也是耒布種也擲黍稷後又再徧杷之卽鄭

明子論叢集解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所云覆種皇疏謂植穀之法先散後覆徐氏說文  
繫傳云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之  
孟子云播種而耨之是已布種也齊民要術又云春  
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  
集韻作撈焦氏理堂謂卽今之抄上初耕先杷令細  
旣布種又杷之孟子承播種言是覆種論語承耨耕  
言是摩平其粗塊非覆種也蒙案論語耨耕乃混言  
未必方耕之時鄭注不可非也抄用杷耨用椎摩平  
當在抄後似亦不同也云耨止也耨爾雅釋詁耨已

也曲禮輟朝而顧注猶止也云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皇疏謂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是以此句總承二節鄭意或當然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注爲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

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

注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注孔

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注言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

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釋文憮音呼又音武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漢石經無行字大字史記世家亦無行字皇本高麗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四十四明板書

約園刊本

羣下有也字考文一本誰與下有之字三國志管寧傳引有哉字史記引獨無此句廣韻引憮或作憮

正義曰未注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

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

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

道易之耳外注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

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

棄之也精義楊氏曰孔子之仕事義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爲辟人之士

則非知孔子者矣蒙案上二句破其辟人辟世之說

也下二句破其滔滔誰易之說也張子西銘曰乾爲父坤爲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然則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之父兄子弟雖甚無道猶將設法以救之而不忍愒置於度外此聖人之仁也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甚矣人生天地間不能不與斯人相人偶而與鳥獸同羣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憮然猶驚愕也邢疏失意貌攷爾雅釋言憮憮也廣雅釋詁憮思也三蒼憮怪愕之詞憮然失意貌也孟子夷子憮然注猶愴然也是二疏未注所本皆言其貌而何注云不達便非則探其意也云己大而人小者皇疏引沈居士云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棲遑亦以道喪天下人自各有道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

倫不得已者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  
管仲亦不譏召忽也疏申何解殊失經旨此注邢本  
及史記集解皆屬何氏而皇本高麗本誤爲孔注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注包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

釋文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篠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筱說文玉篇引作筱皇本誤作篠

正義曰朱注丈人亦隱者皇疏云遇者不期而會之  
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邢疏引說文篠作  
筱芸田器也今本說文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引論  
語以證蓋筱爲正字釋文本作條爲借字今作篠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四七四册 叢書

約園刊本

或不省也韻會亦云篠芸草器也下言植杖而芸當  
是芸田之器也史記世家承前章而敘之云他日子  
路行遇荷篠丈人云云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崇接  
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  
掃迹廬舍依然

包注云云疏曰云丈人老者者大戴禮本命篇丈者  
長也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淮南子道應訓  
孤邱丈人注老而杖於人者是又以杖字取義鄉黨  
杖者出孔注老夫也云篠竹器名者皇本作篠疏云

丈人以杖擔一器籬簾之屬邢疏亦云竹器而經文則从艸未辨从竹从艸之異惟史記集解引包氏注云艸器名也與說文合蓋包注本作艸器而二疏誤之也說文又有匱云田器也廣雅釋器匱畚也朱氏說文通訓以爲卽論語之篠字崔氏應榴吾亦慮稿引王氏農桑圖云篠卽今之盛穀種器與蕢同類差小而可以杖荷然芸田之時穀種已播此器似無所用且杖雖老者所倚仗而是翁矍鑠尙能勤四體分五穀不憚勞力於耕耘則何事於杖若用以擔器又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其宜杖果何所用之哉惟陳氏古訓引丁小雅云說文夔以足躡夷艸从夔从夂春秋傳曰夔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躡艸入泥中名曰腳澀是可爲論語以杖荷筱植杖而芸及說文筱字夔字之證丁說雖若新奇妙能疏證芸字則杖篠均非虛器矣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爲夫子

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其杖而芸注

日植倚也除

草曰芸也



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植音值又市力反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文選歸去來辭注應休墉與從弟書注御覽七百十皆引作耘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四體足手也勤  
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分播種也孰誰也言當今亂  
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爲汝  
之夫子而向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  
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爲夫子  
而索耶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  
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

明明子論學錄

卷十八

四九四明錄

約園刊本

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  
植其杖而芸也蒙案包注謂分殖皇疏謂播種鄭君  
分理意皆足以眩之袁氏謂其人已識孔子故譏之  
夫萍水相逢遽識他鄉之客馬牛無涉空譏失路之  
人似亦不近情理二句對偶叶韻蓋古之傳言丈人  
述之以自道其田家之作苦農事之黽皇意謂四體  
偶不勤勞卽五穀不能分治誰爲管道旁之閒事識  
過路之行人而知爾夫子耶呂本中紫薇雜說以二  
句爲丈人自謂可謂先得我心矣漢石經植作置芸

作耘說文芸本作賴除苗閒穢也或字爲耜又省作  
耘借字作芸芸香草也朱氏通訓謂耘用耨刃廣六  
寸與耜廣五寸不同所謂立苗欲疏也耘有二法播  
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壅其土以附苗根  
比成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詩甫田所謂或耘或耔  
也苗旣成後陳草復生其閒又耨之論語所謂植杖  
而芸也知者以丈人荷蓑故是卽代田之說用蓑以  
盛土而杖則植之無用也植與置古通借詩商頌置  
我鼗鼓鄭箋置讀曰植孔疏引金縢云植璧秉圭鄭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楨植其杖段注謂置於地  
朱子謂立於田中然均之無用則立於田與置於地  
一也惟皇疏又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陳仲  
魚據丁氏說倚杖爲力以足除草江慎修亦云今人  
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杖非虛器而植亦非  
閒文所謂勤其四體者此也五穀之訓當以程氏瑤  
田九穀考爲精確試詳述之古人有稱百穀者易離  
象傳百穀草木麗乎土書洪範百穀用成詩噫嘻播  
厥百穀皆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有稱九穀者周禮太

宰九職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九穀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與苽蓋核食醫月令之文而定之也有稱六穀者膳夫職食用六穀先鄭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亦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言之也其稱五穀者或以色配五行月令春食麥夏食菽中央食稷秋食麻冬食黍鄭注麥秀有孚甲屬木菽實孚甲堅台屬水稷五穀之長麻實有文理屬金黍實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疾醫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又據月令爲說至職方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種注云稻黍稷麥菽不從月令者賈疏謂諸州所宜鄭以目驗而知也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正與職方注合而孟子五穀注月令出五種注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易麻以稻今核程氏九穀考又當易菽以粱而以稷黍粱稻麥爲五穀之定名蓋麻與菽種類形狀既稍別而又非民食所重也一曰稷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爲黍稷稷之黏者重文爲朮爾雅釋草眾稷程

氏曰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通謂之秫秫或謂之高粱或謂之荻粱又謂之蜀黍又謂之蘆稌又謂之蘆粟以其大於黍稷粱粟而形如蘆荻也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爲稷攷之四方風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故以稷爲五穀之長而配社以祭也一曰黍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矩鬯秬黑黍一稔二米以釀也秬一稔二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糜稌也稌糜也程氏曰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蓋禾爲團粟黍爲散粟禾穗下垂而和台黍穗揚起而舒散禾與黍顯非一種北人無稻南人無黍故南方不宜散粟也黍之黏者專名黍用以釀酒及爲餌養醢粥之類宗廟之鬯酒特用秬秠黑黍天降嘉異之種也黍之不黏者名曰糜可以爲飯用之祭祀者又特異其名曰稌稌與稷北方音相近故唐以後又誤以稌爲稷也一

曰梁說文梁米名也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薄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程氏曰此一穀也始生日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梁大名曰嘉穀其後諸名皆假借以爲五穀之通稱而觀禾之爲字从木而上垂其首管子淮南子皆稱禾有君子之德謂禾穗垂而下俛向根不忘本是惟今之團粟爲然與散粟之黍高粱之稷迥然不同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穀書

約園刊本

者也今北人呼黍爲黃米子梁爲小米子因爲民間所常食秦漢人遂誤梁於稷唐宋人又誤稷於黍而惟說文及鄭注分黍稷梁三事儼如指掌洵治經之津筏也一曰稻爾雅稌稻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稌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黏者讀若風廉之廉穢稻紫莖不黏也讀若靡杭稻屬重文作稌耗稻屬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秬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秬程氏曰稻稌大名也稌糯也其黏者也稌之言硬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秬南人

多稻皆能詳之矣一曰麥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蘊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玉而死來周所受瑞麥來粦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粦來粦麥也秣齊謂麥秣也廣雅大麥粦也小麥秣也程氏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謂之宿麥地暖處春種夏收謂之春麥又謂之旋麥旋之言疾也月令鄭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恩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重矣哉太宰九

明開子論讀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穀先鄭並列大小麥後鄭逸大麥而收大小豆未知其故崔寔言大小麥之外復有鬮麥此五穀之定名也而加以麻苽大小豆爲九穀此程氏本許鄭二君之說而定之郝氏疏爾雅王氏疏廣雅段氏注說文皆不能易其說勤分芸三字叶韻古音諄文部包注云云疏曰云分殖者蒼頡篇殖種也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注殖長也義與皇疏播種同邢本作植借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植倚也者方言植立也易說卦倚

數虞注倚立也是立植倚三字互訓也漢書韓安國傳上方倚欲以爲相注謂仗任之也是杖可倚仗也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釋文拱居勇反食音嗣見賢遍反

正義曰朱注子路知其賢者敬之也皇疏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宿己家殺雞爲脯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丈人知子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八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於子路也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丈人其言不訾而猶若待命者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眉睫之間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語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矣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蓀謂之隱者蓋知

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注孔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亦接輿之流也焦氏補疏曰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耶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

明明子論語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黃先生曰夫子獨稱丈人爲隱者必因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藏不出者蓋其人高出於接輿沮溺之流焦氏又有非隱篇譏其自知不能益人家國託迹山林以匿其拙此未折衷於夫子之稱許矣蒙案此章點出隱者也三字而前後可以類推此



記事點睛之妙筆也史記世家引沮溺章卽云孔子以爲隱者似非獨稱丈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云出行不在是非有心避隱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

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注孔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

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注包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

自己知之也

釋文長丁丈反已知音紀一音以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高麗本作如之何其可廢

明門子論語集注卷十八

五十七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也不行下有也字漢唐石經九經字樣潔作絮後漢書齊武王傳注文選運命論注皆引此節語作孔子之言子路本述子言也

正義曰朱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

路甚倨而子路甚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

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

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

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

以徇祿也江氏慎修曰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子謂夫妻牝合牝半也合仁與義也李氏安溪曰行義以達道者固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夫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行而行義者固道也黃先生曰義者事之宜也古人度天理之宜而立爲君臣之義世無君臣豈復得天理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言丈人之廢義而不顧君臣大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運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遽諉爲天運之窮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之不行而周流不已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號泣怨慕必求親心之底豫而後已求之而仍不能底豫

焉此限於氣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終未有已也若丈人者親心不能底豫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大倫卽廢君臣之義也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與此章意相合後儒於此章道義之說矛盾膠葛多不可從蒙案莊子人閒世篇仲尼對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此言甚精必出於夫子或由子夏田子方所傳歟張子西銘謂聖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予謂聖人之於天下猶父母之於子親苟未底豫而孝子之心不忍恣然置之者聖人之事天猶是也子或不率教而父母之心不忍漠然已焉者聖人之於天下猶是也此真無解於心者也而君臣可以例推矣此章專爲

君臣之義而前章不啻父子之恩夫人倫莫親於父子莫大於君臣長幼之節其次焉者也夫子欲以君臣之義勸丈人不說父子之恩而先言長幼之節意欲卽小以推大故不第曰亂倫而曰亂大倫且立言必有所因子卽從其見二子而順勢說入想其命子出見之時必有兄先弟後齒序秩然墮箠和鳴雁行不失見天倫之樂事洵古道之可風子路必一一備告於夫子記者例不詳載意想可知故夫子卽從此生情由小推大以責其君臣之大義或謂夫子與子路自相議論何不說父子之恩而言長幼之節耶

鄭注云云疏曰陳氏古訓云朱注謂福州有國初寫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節爲子路反而夫子自言之據鄭君此注則福州本爲後人妄增可知翟氏考異云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至則行矣之下斯笨伯之談也旣已有二子遙伏於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若移易緊接卻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矣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父子相養立說似亦從見二子

生發然未悟出見時必有長幼之節秩然異於尋常者故夫子從此說入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倫道也理也者說文倫輩也一曰道也詩正月有倫有脊傳道也書舜典無相奪倫傳理也孟子察於人倫注序也禮祭統夫祭有十倫焉注猶義也蓋有倫理者必有次序所謂長幼有序也程叔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陳安卿曰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所以處此理是則義與理相因也所謂大倫者卽君臣之義也戴氏東原曰理者察之而幾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君注理分也許君說文解字敘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發於己而

施於人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心之所同然者始可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是而直名曰義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

謂之理義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今雖至愚之人其處斷一事詰責一人莫不輒曰理者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也蒙案論語無理字故於此注詳疏之說文理治玉也廣雅釋詁理順也道也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荀子儒效篇井井兮其有理也注有條理也正名篇形體色理以目異注文理也解蔽篇則足以見

鬚眉而察理矣注肌膚之文理也蓋理之本義爲玉  
之文理順玉之文而剖析之亦謂之理故字从玉而  
又訓治凡言分理文理條理腠理倫理皆治玉之引  
伸義也後儒謂理得於天而具於心豈真聖人不傳  
之祕而不見於此經哉云自己知之者釋文己音紀  
字作己又一音以字作己二字篆文迥別似作己者  
意較長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注逸民者節行超逸

者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六三四 明葉書

約國刊本

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鄭作佚張云音陟留反少詩照反金史隱逸傳序引無虞仲二字

正義曰朱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蒙案說文逸失也  
从辵兔兔謾訛善逃者也故廣雅釋詁訓去左桓  
八年傳注訓逃說文又有佚云佚民也漢石經下節  
夷逸作夷佚漢書梅福傳佚民不舉孟子遺佚而不  
怨是當以佚爲正字佚从人佚民者有德而遺逸自  
樂其身之民也引申之廣雅釋詁佚訓樂淮南修務  
訓注佚訓安假借之吳語章注逸訓樂呂覽重己篇  
注逸訓安是佚與逸通也而尙書無逸漢石經作劬

劬乃安樂義之本字也何解訓超逸者乃軼字之借  
意似不如朱注也戚氏續談曰逸民七人中夫子獨  
稱虞仲夷逸爲隱居則逸民非盡隱士也蓋諸人皆  
有濟世之才其逸也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  
之也朱子謂虞仲卽仲雍攷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有  
長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  
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  
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  
曰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  
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夫本紀言太伯弟曰虞仲世  
家言太伯弟曰仲雍是以虞仲仲雍爲一人也而本  
紀言虞仲爲太伯之弟世家言虞仲爲周章之弟是  
又以虞仲爲有兩人也史公之自相矛盾往往如此  
漢書人表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旣克商後有虞仲



明載兩人而於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則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顏注以爲虞仲卽仲雍是承史公之誤也然而其因實出於左傳哀公七年子貢對太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是以太伯之弟爲仲雍不稱虞仲也而僖公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索隱據之謂仲雍稱虞仲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黃氏東發日鈔曰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次序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據耳吳氏斗南曰虞仲惟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逸民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顧亭林日知錄曰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謂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

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梁氏曜北曰泰伯之弟爲吳仲周章之弟爲虞仲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之列虞仲乃逸民之不可考者也李氏惇羣經識小曰泰伯仲雍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旣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也統核諸說則虞仲非泰伯之弟亦非仲雍之孫而其人不可攷矣至於夷逸朱張更無可攷故朱子謂不見經傳廣博物志四十七引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後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甯服柅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是夷逸尙可攷見而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以夷仲

卽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其說蓋本於鄭君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此章釋文引鄭本作侏張侏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爲侏張蓋朱與舟周皆雙聲舟周與壽又曼韻後漢書孝仁董后紀汝今朝張注猶彊梁也文選劉琨答盧湛書自頃轉張注驚懼之貌也吳都賦周章夷猶注謂章皇周流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太元云物咸偶倡住張也朱張周章夷猶夷逸似皆雙聲曼韻形容之詞故鄭不以爲人姓名也郝氏敬曰朱

明學士論諸集解義疏

卷十八

李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張朱當作譎書譎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臧庸堂拜經日記曰爾雅釋訓侏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侏張爲幻侏譎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侏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若以夷逸朱張爲人名則聖人何

但舉五人乎蒙案聖人所舉實六人非不及夷逸惟因不及朱張一人而遂連類及夷逸此顯與經背者也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皇疏引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今攷荀子非相儒效非十二子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楊注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是荀子所稱子弓爲仲弓猶季路之稱子路並非謂朱張況夫子於逸民明言我則異於是而曰取舍與己同是又顯與經背者也然則夫子

何以獨不及朱張曰天行四時十二月而有閏月閏日之差樂律五聲十二管而有變徵變宮之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季札觀周樂徧歌雅頌十五國而自檜以下無論焉凡整齊之中每閒以錯落況乎品評人物非比攷核功能或於此而偶遺焉斯亦人情論事之常抑且變化行文之妙也若以朱張爲陽狂柳下惠乃聖之和三公不以易其介不恭則有之陽狂則非也禮雜記引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子貢聞諸晏子稱其達於禮天下安有言中倫行中慮謹守禮法之人而猶謂陽狂不羈者乎故逸民之目總以包注七人爲斷何注云云疏曰云節行超逸者此借逸爲軼也說文軼車相出也廣雅釋軼過也三蒼從後出前也是軼有超逸義莊子徐无鬼篇超軼絕塵田子方篇又有奔逸絕塵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是以逸民爲民之奔逸絕塵者意與何解同然三國志諸葛武侯與關壯穆書云猶未及髡之絕倫逸羣也則超逸似非所以論逸民

明明子論語彙解義疏

卷十八

充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之朝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以庸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後漢書黃瓊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云云前後易置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

屑就已萬章篇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蒙案孟子論伯夷則叔齊可知是卽此經不降志不辱身之注疏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皇疏以隱居餓死爲不降不仕亂朝爲不辱似可不必分其謂心迹俱逸者是也孟子贊其聖之清是立心制行之極高者也故夫子先懸其品以想其人然其人已往其品難追又似有過高失中之處故孟子謂其隘而夫子以一與字想望擬議之終謂其主不可異於已此其所以爲民之逸聖之清而非聖之時者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直己之心者直伸也家語子謂史鱷有君子之道曰直己而曲於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論蘧伯玉之行直己而不直於人孟子滕文公篇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枉己猶言降志辱身而不獲伸也皇疏以直己之心爲不降志以不入庸君之朝爲不辱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

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

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  
釋文中丁仲反下同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校勘記云  
已以古字通古史引降志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五引  
慮作理

正義曰朱注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  
意義合人心皇疏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張憑曰  
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惟言不廢大倫行不犯思  
慮而已豈以世務暫撓其心哉所以爲逸民也蒙案  
倫前章包注訓道理是也慮韓詩外傳五引作理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主 國朝叢書

約圖刊本

猶倫也似較直截此節文法係倒裝而已矣三字似  
從上節生根蓋七人本皆是逸民而孟子又以夷惠  
爲聖人伯夷叔齊心迹俱逸一於介者也柳下惠遺  
佚不怨阨窮不憫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立心非不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能枉道以事人其制行非不  
潔但其心雖逸而迹又參之以和以爲人生斯世言  
行不失於道理而已矣故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志有  
似乎降矣袒裼裸裎而與偕三仕三黜而不去身有  
似乎辱矣然而屢黜而猶仕仕而終不肯枉道則其

行未嘗不中理也辭氣雍容如彼而確乎不能好逆之意亦自見於言外則其言未嘗不中倫也然以視夷齊之介則一爲清而隘一爲和而不恭也故曰如斯而已矣斯也者斯其中倫中慮非斯其降志辱身惠之意謂言行惟中倫慮而已矣而身志不免降辱也非謂身志不過降辱而已矣而言行尙中倫慮也斯其所以爲聖之和而不失爲和之聖蓋本不可以爲可者也若一於和而絕無倫慮甘於降辱焉是同流合污賊德之鄉愿也聖人惡之且不暇而尙堪掛諸齒頰哉少連可以例推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以倫訓理者書無相奪倫傳倫理也倫又與論通說文論思也王制必卽天論注論理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以慮訓思者說文慮謀思也荀子禮論篇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案論可訓思卽慮可訓理理與慮雙聲也此經作理爲較勝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注包曰放置也

身中清廢中權

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

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釋文廢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貌漢石經逸作佚史記世家引身作行



正義曰朱注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左僖二十四年傅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以申古注朱氏彬經傳攷證云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謂行則潔清廢乃通變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是也蒙案二人既是逸民又曰隱居則廢而已矣何復有行朱氏以行與廢對者非也惟釋文引鄭君本廢作發云動貌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

以遠害發動中權也正申鄭義予謂發卽放言也說文發訓射發發矢亦云放矢管子小問篇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注春物放發故曰放春且廢亦訓放周禮太宰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蓋放發廢三字雙聲通轉也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爲高李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引此經以證邢疏以權爲反常合道不拘節制者反常以合道者也鄒氏嶧山曰道雖以制用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能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經不

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予謂虞仲夷逸隱居以避亂而其身不失於潔清此卽夷齊之不降辱也詭言以順時而所發能通乎權變此卽惠連之中倫慮也故記者序二人於四子之閒而夫子退論二人於四子之後蓋夷齊有不可者也惠連有所可者也仲與逸有可有不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放置也者廣雅釋詁同曲禮毋放飯注置已取之飯於器中也不言世務者猶云絕口

明明子論語集注

卷十八

七

明明子論語集注

約園刊本

不談國事也案放當如後漢書注訓放肆如淳子髡之滑稽東方朔之談諧所謂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依隱玩世後時不逢者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清純潔也者書微子篇自靖馬本作清注謂絮也絮卽潔東京賦京室密清注潔也云自廢棄者莊子讓王篇李注廢棄也楚辭廢周邵於遐夷注不用曰廢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正義曰朱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黃先生曰夷齊之讓國夫子之所許也固讓不受而卒卽位焉何不可也惡聲惡色之不視聽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其辭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仁道有四謙仁爲下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鄰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謙仁也又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謙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之行也謙仁最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中者也韓太

傳之論夷齊足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者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黜不去遂謂焉往而不黜此孟子之所謂不恭蓋玩世之心堅矣聖人亦無是心也以此推之聖人與逸民異者可見蒙案揚子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注引此經及鄭君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是鄭君意以夷齊爲主於不可惠連爲主於可張敬甫亦有是說所

以夫子論虞仲夷逸於夷齊惠連之後蓋以夷齊之清爲有不可惠連之和爲有可仲與逸隱居之中清爲有不可放言之中權爲有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猶孟子論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執中無權猶執一而聖人之時中異是矣近解以無可無不可謂聖人無是非之心固大謬黃先生謂可不可指逸而言無必可逸之心亦無必不可逸之心然章首統貫以逸民而柳下惠和而且介似乎兼有可不可故孟子論孔子之謂集大成又以

伊尹爲有可伯夷爲有不可柳下惠有可有不可夫子無可無不可故斷之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則異處較顯矣然而此章與孟子指歸又似不同孟子係論品彙萃羣聖之絕詣而孔子大集其成所重在時字此章係論心歷序隱士之高蹤而夫子自明其異所重在仁字故篇首開宗明義先提殷有三仁焉意謂夫子之於天下無異三仁之於父母之邦也楚狂沮溺丈人三章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不啻有父子

之恩不敢廢君臣之義其仁心之惻怛不但有異於  
隱士而且并異於逸民我則異於是是者是逸民也  
則異者異其爲民而逸也彼七人者既皆民之而逸  
之其逸也雖爲天所逸人所逸而其心要不無自遺  
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卽有不可之心無論不  
可者爲逸卽可者亦未始非逸也故夷齊之不可逸  
而忘世者也惠連之有可逸而玩世者也虞仲夷逸  
本不可有時或轉而爲可其可爲玩世而不可爲忘  
世要之不離乎逸者近是則因而逸之而從而民之

矣然則夫子之無可不忍玩世如惠連也夫子之無  
不可不忍忘世如夷齊也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不忍  
因忘世而玩世卽以玩世而忘世如仲與逸之翫置  
天下蒼生也故七子各成其爲逸而夫子獨全其爲  
仁是其所以爲異也歟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以進退解可不可朱子以仕止  
久速解無可無不可黃先生謂可不可指逸而言意  
皆同蓋謂夫子以斯人之徒告沮溺君臣之義告丈  
人是無必可逸之心也接浙而行於齊不脫冕而行

於魯是無必不可逸之心也如是是以逸民皆作不可論如鄭君說則以逸民有可有不可而惟夫子無可無不可似較馬注爲勝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

三飯繚

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釋文大音秦摯音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繚音了缺窺悅反廣韻三字下云三飯秦之後有三飯氏

正義曰朱注大師魯樂官之長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卷六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古今人表列八人於紂時石林云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今案漢書禮樂志云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注謂書序云云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又引論語全章以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序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又人表敘太師摯八人於殷紂時顏注云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地名齊楚秦蔡雖商時固已有之然摯于繒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攷之此八人者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又語魯大師樂此大師摯也學琴於師襄此擊磬襄也商本紀紂世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非摯與陽蓋太

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也蒙案史記周本紀載今文泰誓云今殷王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此皆班氏所本蓋紂變嬗已好酒淫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當時賢伶自有奔走逃亡之事故史記殷本紀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

而奔周然則紂時二樂師乃適周而名爲疵彊徒以疵與摯彊與陽字音相近遂欲以論語之摯陽合紂時之疵彊乃又不敢決定而於人表分列疵彊二人於武王時第二等又列摯干八人於紂時第三等此眞騎牆之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亞次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次飯樂師也者周禮春官膳夫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鄭注侑勸也賈疏引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

飯鄭注皆舉食之樂也又春官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鄭注大食謂朔日月半玉藻進祿進羞工乃升歌升歌琴瑟在堂上鐘鼓在堂下是惟朔望侑食始用堂下之鐘鼓日常食惟用堂上之琴瑟也白虎通義禮樂篇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引論語而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



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數然則魯爲侯國禮應三飯故自亞飯以下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大師少師兼職之或留不去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如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天子四食而平旦亦無樂也姚氏秋農引曲禮三飯延客食載玉藻飯飡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滫醬是以亞飯三飯四飯爲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食不得有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故此經不記初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全四明叢書

經義刊本

黃先生曰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注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爲貴者而禮器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一食再食以少爲貴鄭君注指爲告飽之數則以禮攷之一飡告飽特勸之乃更飡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侑豈用天子禮歟其名乃其名之訛耶本作皆名

包注云云疏曰云樂章名也者說文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曲禮讀樂章孔疏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案一章猶今之歌一闕也豈卽以每飯爲

曲名耶

鼓方叔入於河

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鼗武入於漢

注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注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

夫陽襄皆名也

釋文播彼佐反鼗徒刀反亦作鞀少詩照反皇本高麗本鼗作鞀三於字作于唐石經司漢石經人於海

作于漢書人表鼗作鞀說文正作鞀或作鞀鞀俗又變作鞀

正義曰未注少師樂官之佐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金吉父攷證云此

明明字論語彙解義疏

卷十八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黎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况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旣識正樂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徹於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蒙案虞書以后夔教胄子周官以司樂掌成均先王之政教不外禮樂兩大端故古之神瞽能執同律以聽軍聲省協風以占氣運藝通於道往往有聖賢之儔况乎夫子嘗學鳴琴於師襄商正樂於師摯史記禮書又以爲仲尼受業之徒則是數人者皆夫子之

師友弟子而豈後世之俗樂賤工比哉張子以賤工  
之去見聖人正樂之功吾以爲賢伶之逃實桓子受  
女樂之故紂作新聲而三仁盡故疵遷二子抱器他  
歸魯受女樂而孔子行故摯千八人分途各竄若謂  
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正可相與商訂得所依歸其肯  
舍聖人而遠去哉此核本經之記載而想當然者也  
史記世家孔子在衛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已  
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矣猶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  
閒而曰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據此則師襄乃衛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孔子學鼓  
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太師豈魯衛各有一師襄歟抑  
本魯人仕於魯而又仕於衛歟家語辨樂篇掇拾史  
記世家韓詩外傳之語而增竄之曰吾雖以擊磬爲  
官然能於琴此王肅之僞撰而意欲聯絡之也考之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作小師上士四人  
鼓人在夏官中士六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  
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學記云不學操

纓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也關雎詩琴瑟友之則師襄之擊磬而又能琴不待言也惟播鼗似無專職而小師職云掌教鼓鼗鼖三百人掌播鼗眠瞭三百人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實射皆奏其鐘鼓然則司鼓與磬者非盡爲無目之瞽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播猶搖者廣雅釋言播搖也周禮鼗鼖注播謂發揚其音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爾雅大鼓謂之麻小鼓謂之料

包注云云疏曰云入居其河內者邢疏又以漢爲漢

明學論語集解

卷十八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海爲海內周氏柄中曰夫適某國者實有其地也入則不知其所之但逾河而去者則以爲入於河浮漢而去者則以爲入於漢邢疏正善體入字意閻百詩誤以於河於漢爲居處之地謂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也因欲以河濱易河內如其說則漢中獨不混於秦之漢中郡乎海島豈真在海中四面水繞如倭韓類乎則真認殺一入字矣案近解又以適爲避地入爲避世亦不必然

周公謂魯公

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

曰君子不施其親

注孔

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注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注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釋文施作弛云舊音繩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漢石經作施筆解云當爲弛高麗本謂作語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戒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故舊作朋友唐石經棄作弃槽弓疏引則不相遺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書君陳一人作一夫

正義曰皇疏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以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故言朋友也朋

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不得相遺棄也人無具足

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又引孫綽曰此是

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

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

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

與至公俱著也朱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弛遺棄

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李氏曰

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外注胡氏曰此伯禽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  
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  
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爲施遂人與其  
施舍鄭君施讀爲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  
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爲怠  
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  
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  
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  
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也筆解以親爲親近

明明子論叢書疏

卷十八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賢人孔注以施爲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爲施與皆  
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旣明用之旣當則信  
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恕乎不以作恕何  
不已武虛谷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卽呼嗟之義古  
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  
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旣怨於心又形於口而  
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  
也故舊統賅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  
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檣弓孔子於原壤

之歌爲弗聞也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原壤者孔子之故舊也不使有怨所以敬大臣也無求其備所以體羣臣也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梟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眾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者亦仁厚之意也史記魯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克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蚤終成王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

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呂覽載報政語又改魯曰親親上恩齊曰尊賢上功夫周家之八百開基魯國之一變至道大要不外仁厚二字周公懿訓雖多當以此經四事爲綱領不施其親親親所以上恩也信用大臣尊賢所以上功也不以小過棄故舊親親之推上恩而不私恩也不以全才求一人尊賢之推上功而不急功也於以知親親未嘗不尊賢上恩未嘗不上功特太

明問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八四問叢書

約圖刊本

公之治術先義而後仁而周公之貽謀先仁而後義此四者仁厚之至卽魯公之所本以治魯也厥後夫子對哀公所謂尊賢親敬大臣體羣臣其本身出治者爲政之九經不外貽謀之四事惟敘尊賢於親親之上而下又連言敬大臣體羣臣似乎先賢而後親先義而後仁意將以救魯之積弱歟

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公伯禽封於魯也者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左定四年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是使之職事於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  
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於  
前伯禽拜於後是皆魯公封魯之事也云施易也者  
史記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  
施易莊子人閒世哀樂不易施乎前詩皇矣施于孫  
子箋施猶易也孔意以爲移易也故釋文易音亦云

明明字論彙纂

卷十八

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用也者說文以作旨小爾雅以用也云大故謂惡  
逆之事者檀弓疏引鄭君注亦云大故謂惡逆之事  
與孔注同猶今律所謂叛逆謀反十惡大罪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叔夜季隨季駒注

曰周時四乳得人于  
皆爲顯士故記之耳

釋文造古活反騶古花反漢書人表有中突中忽宣  
和博古圖有周叔液鼎銘廣韻李字下云晉有祁邑  
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駒  
之後則併作中忽作習夜作液騶作瓜也

正義曰釋文邢疏皆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  
皆以爲宣王時詩思齊孔疏引鄭君云周公相成王

時所生陶淵明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康成以爲成王時攷晉語晉臣對晉文公曰文王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注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卽引論語十六字以證漢書古今人表周八士在中上列文王之下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是班固亦以爲文王時也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孔晁注云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至克殷解武王命尹逸

作筮告神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史記忽作括百與伯古通尙書君奭篇五臣馬注泰伯篇十亂皆有南宮适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後儒據之遂以論語八士爲南宮氏矣然周書三篇前後接連一以八士爲尹氏一以達忽爲南宮氏且晉語詢八虞下又云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則南宮未必卽八士而達适亦未必爲虞官然以爲武王時人差爲有據也董子繁露郊祭篇引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

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董子引傳卽包注一母四乳之說所依據謂天以八士與周國大約不離文武開創之世鄭君謂當周公相成王時猶與文武相接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豈以是時尹氏方盛因周書尹氏八士之文而附會之歟究未悉其所本也盧抱經校定白虎通義姓名篇曰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家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南季載班氏舊文多舛誤意本公羊傳何休言文家字積於叔質家字積於仲疏舉太姒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未有聃季而已爲字積於叔之證今攷左文十八年傳史克言高陽氏之八愷曰蒼舒隕斃禱斃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高辛氏之八元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在殷周之前無論矣如周有八士文家應積於叔惟其四乳雙生故以

兩兩爲字亦以兩兩諧音達與适祭泰部也突與忽  
脂微部也夏與夜魚模部也隨與騶歌戈部也既同  
氣之相求亦同聲之相應據其兩兩爲字知其雙雙  
孿生此正一母四乳之確解也夫天地之大生物不  
測往往有異於尋常者北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  
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鄴  
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故四乳八子不足爲奇所奇者皆爲顯士耳雖八士  
事迹不可考見大約所顯在才德故董子以爲君子

明明子論靈藥疏

卷十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俊雄旣叨一命之榮並列四民之首後世或仍達适  
以爲字或卽突忽以爲名至廣韻季字下云宋有季  
隨逢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世本謂卽周八士季隨  
季騶之後是又託其字以爲姓則當時之顯榮尊貴  
可知而謂非周家開國之祥哉是以三仁盡而殷滅  
八士生而周昌此周之所以王也八士生而周興八  
伶去而魯弱此又周之所以衰也夫天下事固非一  
人所能獨任也春秋一孔子每惓惓於斯人之徒始  
也不用於齊已無尊賢上功之餘烈繼也不終於魯

徒慕親親上恩之貽謀而所遇接興荷篠沮溺之流  
皆非知己惟較量於不可之同異以自明其不忍  
忘天下之心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抑亦感慨係  
之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皆爲顯士者士卽經文之士董子  
云國子多賢蕃殖又皆君子俊雄故注云顯士皇疏  
云八士並賢故記錄之是也邢疏本作顯仕不惟與  
經文相背爲字亦不詞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朱注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注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

後漢書獨行傳注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致皆作授

正義曰朱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蒙案邢疏云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一四明叢書

納閣刊本

以下皆是皇疏專指升朝之士非也又引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是以可爲僅可之詞已語助詞非止也朱子或問謂可之爲可同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然又不可太快大約當兼責備之意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爲士耳呂氏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詞言能盡行此數者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三句皆言思而首句獨言致者蓋以四言三言作偶不可云見危思致命且互文可推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愛其身者學而篤事君能致其

身致命猶致身也易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志士有殺身以成仁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注孔曰言

無所輕重也

釋文焉於虔反亡如字無也朱注讀作無

正義曰朱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語錄謂兩句似若相反蓋宏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宏則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須善下兩句宏篤猶言宏毅相似黃先生申之謂皇疏篤訓厚朱子引申之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大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精義楊氏曰執德不宏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有無不足爲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宏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爲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是尹楊之說又以有無貼道德言陸氏困勉錄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

然而不宏之病卽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卽中於所信  
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此種未  
宏未篤之人偏欲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語  
急提以掃其習是欲破固執之見而歸於執信也  
蒙案此說較爽然執可罪而信不可罪似不若二疏  
以二句爲遞串皇疏宏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  
能至宏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江熙  
曰有德不能宏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  
然不能爲損益也邢疏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宏大雖

信善道不能篤厚是以二句串說謂由執德不宏所  
以信道不篤而道德終歸烏有蓋以子張才高意廣  
欲矯子夏之謹守與無爲小人儒章恰有關會夫當  
行之路謂之道行道有得謂之德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德固不先於道也今道與德旣倒置而執與宏又  
相反所謂執德者謂固執其偏見遂自矜爲心得資  
之不深取之易竭所見未定所得皆虛始也執中而  
無權繼也執一而賊道則德以執而不宏者道雖信  
而不篤矣篤者實也信之未實而所執無多不足爲



有無之數爲其局於小德而不能通之大道也夫善道必衷於篤信而篤信尤本於好學執德不宏者所學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所輕重者此經亡字例訓無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是以亡爲無也邢疏云雖存於世雖沒於世旣言有無又云存亡自相矛盾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

明開子論議集義疏

卷十九

四十四明義書

約園刊本

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釋文矜居陵反與音餘距具呂反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皆作距考文補遺古本問下有也字二我下並無之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皇疏引鄭君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大意並與包注同明二子各一是也蒙案聞謂聞於夫子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舉君

子尊賢二語是卽夫子親仁汎愛之指蓋子張與子貢平日皆聞於夫子故子張先述所聞而下五句乃自申其已意親仁者友交之道也汎愛眾者汎交之道也夫子之言固已無所不賅子夏所云亦卽夫子毋友不如己嚴辨益友損友之指而其意實本於周公詳見學而篇蔡伯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是以包氏云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黃先生云將欲親友以輔仁而以己交人當專擇其可毋友不如而人之納交於己者雖非賢非善亦容受之以遂來交請益之心毋激濁揚清之過所以廣教育亦所以免黨禍也子張恐其拒之太峻欲以所聞之異補子夏之所未備然則二說皆有師承不可偏廢也皇疏引欒肇云聖人體備賢者或偏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眾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未能兼宏夫子之度也欒氏於二子交讖遂啓宋儒好議先賢之弊

包注云云疏曰楚辭湘君篇交不忠兮怨長王注交

友也此渾言也對言則交與友大有分別故有友交  
汎交之異若劉孝標廣絕交論所云勢交賄交談交  
窮交量交之五交此有激之言汎交之不若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注包

日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

釋文泥乃細反考文補遺古本爲作泥漢書藝文志引不作弗又東平王恩傳注昔以此章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上封事隋書經籍志引同

正義曰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引論語子夏云鄭君注曰

明胡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漢書藝文志歷  
敘諸子九流而於小說家引此經以爲孔子之言似  
專以小說爲小道其總敘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  
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  
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  
九家之說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  
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  
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

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  
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衷皆股肱之材已若能  
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  
萬方之略矣詳見攻乎異端章皇疏云小道謂諸子  
百家之書也引江熙云百家競說非無其理意亦與  
班鄭相同朱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書意以班志中  
有道墨名法縱橫諸家爲異端也又引楊氏說本於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口皆有所明而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  
不徧一曲之士也淮南子繆稱訓謂鵲巢知風獺穴  
知水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故通於一技察於一辭可  
與曲說未可與廣憲也大意皆不甚相遠小道者謂  
其道以有所偏而小者也而惟何解以小道爲異端  
黃氏勉齋云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  
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  
頃刻而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  
哉聖人之道自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

地贊化育無遠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  
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  
可也蒙案小與異旣不同道與端又迴別且言端必  
有兩兩端有本末異於末其害猶小也若異在大本  
爲害不可勝言陸賈新語懷慮篇云夫世人不學詩  
書行仁義非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  
眾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  
奇怪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  
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以子夏長於文學謹小慎微意謂小道必有可觀  
而窮高極遠流蕩罔返恐其陷入於異端是以君子  
不爲也然於泥字不可通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泥難不通者泥从尼聲爾雅釋詁  
尼止也又借爲昵釋邱水潦所止泥邱易震遂泥李  
奇曰泥溺于水不能自拔鄭君謂滯陷不通皆難之  
意也等韻字母端透定泥舌頭音泥讀如你我之你  
與難爲雙聲故釋文泥乃細反難乃旦反釋名釋宮  
室泥邇也邇近也止於近斯難於遠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注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孔子語曰上有君子二字舊唐書張元素傳引亡作不足御覽引忘作亡

正義曰朱注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舊唐書張元素上書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曰未聞曰不足要皆己之所未有非既有而亡之也朱子外注引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皇疏云此卽是溫故而知新日知所亡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彼以溫故而又知新

明子論彙解義疏卷十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以知新而益溫故雖功夫順逆微有不同而以而字則字中間串說更見好學精神故朱子語錄以知其所亡無忘所能總爲學者檢校之意夫十五志學一生之檢校也三冬足用一年之檢校也魯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一日之檢校也而此經則一月之檢校也切指之曰其所歷計之以日月說命云惟學遜志務時敏表記云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黃氏勉齋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

加於此矣黃先生以學爲讀書亡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戴氏東原曰凡與說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則重知不先重行求仁必先求智故此經多以學爲讀書明理近儒有以知能分知行者蔡虛齋謂此非是知能之別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日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所能拳拳以保其所已知也日月二字須活看總形容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亦朱子檢校之意致知力行不可畫分二事也蒙案日知所亡卽下章之博學無忘所能卽下章之篤志此好學所以近乎智而仁在其中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所亡爲未聞者古以學爲求知故皇疏云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所能謂已識在心

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

注切問者切問

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已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帝紀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趙鹿泉謂篤志志於行也此卽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攝行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切問近思之未見不及乎力行也然而志字古實與識同皇疏志識也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經注云志記也則是四者皆學問思辨之功以之謂好學近智則可矣而何以解乎力行近仁哉黃先生曰世有好仁而反有蔽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

明則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一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慮求之廣遠也於切近者問之思之所謂能近取譬也此雖未必宏施濟之量而真誠惻怛之念竇已操存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未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蒙案人本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卽當全天地生生之德以爲德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各有相親相愛之真誠以與之聯屬爲之維繫而賴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此孔門之所以重言仁也然而天地生人人卽本天地生生



之心以與人相人偶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各有生  
生自然之條理故士庶人之仁及一家諸侯卿大夫  
之仁及一國天子之仁及天下苟不得其條理而仁  
無義以裁之則兼愛無差等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仁  
無禮以將之則徑直無儀文不自知其愚忠愚孝故  
爲仁或至於過好仁每失於愚此孟子所以急言義  
而荀子所以重言禮也夫仁者生生之心也義禮者  
生生之條理也不得其條理則失在義失在禮而實  
足以害仁故求仁必先以求智而好仁尤貴乎好學

是以詩書之所載至纖至悉無非男女飲食之情禮  
樂之所施教中教和卽是天地生成之德於此而博  
學焉以求仁之方篤志焉以待仁之用而於義禮不  
失者卽於仁無差孔子之集大成也不外智與聖始  
終條理而已矣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庶幾力行近仁  
乎而猶未也中庸之言學也博學之後卽繼以問思  
問不可汎也克伐怨欲以治內視聽言動以防外切  
於身而審問焉則復禮必本於克己此卽主敬之功  
也思不可遠也前後左右以驗惡飢寒立達以譬欲

近於情而慎思焉則絜矩不外乎反躬此卽行恕之方也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力行焉斯近於仁矣此智以全仁之道也故夫子嘗曰未智焉得仁

孔注云云疏曰訓博爲廣者說文博大通也从十从尊尊布也引申之布指以爲廣攷工記冶氏倨句外博磬氏其博爲一車人其博三寸士冠禮純博寸鄉射禮記幅長如筈博三寸皆以博爲廣也荀子脩身篇云多聞曰博訓篤爲厚者爾雅釋詁文其實篤乃竺管之借說文竺管皆訓厚又借作毒毒亦厚也篤

又訓固訓實爾雅釋詁篤固也釋名篤築也堅實稱也以志爲識者志字說文所無大徐補入十九文之一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志古文識記也禮運而有志焉注志爲識古文哀公問子志之心也注讀爲識是鄭君以志爲識之古文許君僞脫也易大傳劉本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諸家本作識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義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作志廣雅釋詁志識也左昭四年十三年傳注皆曰志識也荀子哀公篇志古之道注志

記識也此皆志識本同之證也

何注云云疏曰謂切問問己所未悟近思思己所能及者似承上章所亡所能而分解之也皇疏訓切爲

急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注包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子學以致其道也

易說卦巽爲工虞注引無百字

正義曰朱注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抄本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皇疏工巧師也言百舉全數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工非生而巧也居肆則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邢疏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蒙案順文解義於經未爲不可通但繹聖賢罕譬曲喻之意則問仁重在利其

器而論學重在居其肆君子之入學猶百工之居肆也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禁於未然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是以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工之子恆爲工合之學記之所言然後知士必就學校猶工之必居於肆也故趙鹿泉卽以學爲學校之學而以不言居字爲省文予謂士居學校必勤學以致其道百工居肆亦必由學以成其事各有所居而命意若一卽各有所學而用力相同故於工言居肆於士點學字蓋互文以見義不言而可知者也若必拘泥經文不相融貫則士不言居猶可責學以成道而百工不言學豈但羣居終日無所用心而遂可以集事哉則尹氏特爲君子勉當先爲百工勵矣

明學論語集注

卷十九

十六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學行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以致其道皇本作以立其道立乃至之譌致从至說文致送詣也詣候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朱子訓極引申義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考文古本必有則字皇本則字在必下誤倒也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君子過由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旣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朱注文飾之也

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案  
案小人之過四字當連讀君子之過本出於無心不  
自知其過也故人得見之而仰之小人之過早由於  
有意特自以爲過也冀人或見之而諒之蓋借過失  
之名以爲文飾之地遂挾其文過之巧以肆其作惡  
之謀始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猶欲文之以無過繼  
也不能揜不善而以爲誤於不善轉欲文之以有過  
故大學顯揭之曰爲不善此經直抉之曰必文過而  
古本又作則必文則者盡其辭也必者決然之辭也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文焉豈僅謂之過也哉故特著之曰小人之過也  
夫人之有過亦常耳雖聖賢不能無過其實如聖賢  
之偶失而必改方可謂之過顏子不貳過子路喜聞  
過過不憚改過於何有卽或偶有過焉而激於一時  
羞惡之良暫爲頃刻彌縫之計此猶出於情理之常  
而可惡者爲其必文也既有昧良之心術又佐以作  
僞之口才史記殷本紀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家語孔子謂子貢曰天下  
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

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  
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  
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  
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子因  
論小人之文過而縱觀及此甚矣小人之可惡抑亦  
可畏也故君子必先誠意而毋自欺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飾者廣雅釋詁文飾也文乃彰  
之借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十八四明叢書

注鄭曰厲

嚴正也

釋文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皇本儼作嚴

正義曰皇疏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袁氏曰溫

和潤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見人謂之變耳君子

無變也朱注儼然者貌之莊溫然者色之和厲者辭

之確外注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

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羅氏近溪曰君子一心備中和

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自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黃先生曰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儼然矜莊貌卽就也就與之親炙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煦也凡人遙望君子之道貌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溫和也及就與之交接則心氣純粹情意和平以君子爲和厚可親幾忘乎其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商榷事情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而不可稍干以非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義理則不可寬假也望之卽之與聽言其變如此蒙案當參溫而厲溫良恭儉讓等章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說文厲本作厲旱石也字亦作礪引申爲嚴正之意子溫而厲皇疏厲嚴也左定十二年傳與其素厲注猛也荀子宥坐篇威厲而不試注抗也猛亦威嚴之意抗亦正直之謂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注王曰厲

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釋文厲如字鄭讀爲賴恃賴也已居止反勞布浪反考文補遺上也字作矣高麗本下也字作矣武虛谷



云首句宜以勞字讀斷其民二字連下句後漢書李雲傳注引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則其民直連上句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君克厲德民素信之故服勞役知非爲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爲病已而奉其私也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責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朱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黃先生曰朱子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顏氏家訓序致篇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程伯子不容於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然而君子必積其誠又當兼觀其時信與未信己與人分受其責也蒙案後漢書李雲傳注引經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二疏皆以爲使下事上之法經文不言諫君或以所當諫者不止君然以諫君概之也信謂平時積誠交孚非爲欲勞

與諫之故亦非避厲已與謗之名故人之信亦信其平日之誠耳非信其勞之非厲諫之非謗也觀其時而誠已孚焉卽爲湯武之使民伊傅之諫君苟其時而勢未可焉必不可爲刑名之督責亦不忍爲阿諛之曲從可否之間自有權變而君子亦惟再加克責自盡其誠以與上下相孚感則天下終無不可化之人亦無必不可爲之事恃視己之誠積與不積耳中論貴驗篇引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之則事著明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明學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注云云疏曰訓厲爲病者厲乃癘之借說文癘惡疾也左昭七年傳疏厲者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故檀弓斬祀殺厲注以爲疫疠也釋文引鄭注讀爲賴恃賴也厲賴古同音爾雅釋詁賴恃也然不如王注爲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注孔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注孔曰小德不

能不踰法故

日出入可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

正義曰皇疏大德上賢以上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蒙案皇氏截可也二字作一句謂大德之人常不越法則小德之人有出而旋入其人亦足可嘉可者可小德之人非謂小德之可以出入也荀子王制篇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皇疏正本其意惟荀子以大德小德爲大節小節大小總屬一人可也統承兩句謂人於大節既不踰閑小節雖有出入其人亦爲可取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所謂中君者卽中等之人也其意更屬圓穩無弊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對孔子曰兩楹之間君臣有位君之來遊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韓詩外傳二說苑八載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

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釋其意蓋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是爲小節而可以出入孔注承之遂以可也二字連上小德出入作一句讀意謂大德不可踰閑小節無妨出入而吳氏乃疑子夏之言爲有弊矣豈知子夏所述乃夫子相傳之古語而其語意本不若是哉書曰不謹細行終累大德律已不可不嚴也此經先覈大端略其小節取人不得不寬也董子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以出謂用權入謂奉經然用權出於不得已反經仍所以合道初不論事之大小亦非所云德之出入也孔注云云疏曰云閑猶法者廣雅釋詁閑正也灋也左昭六年傳閑之以義注防也此皆閑之引申義也說文閑闕也从門中有木會意朱子本之謂所以止物之出入則與經踰字出入字更爲關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

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

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釋文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與相承作酒掃  
素報反本今作掃應抑蓋反太本末之末字或作末  
非也漢石經游作游說文灑汎也灑灑也古文以爲  
灑掃字唐石經掃作掃大戴禮將軍文字爲注灑無  
小子字進退下有出入二字男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剛小子二字連下句讀

正義曰皇疏本謂先王之道也未注子游議子夏弟  
子於威儀容節之閑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  
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蒙案經書門人而  
又加小子二字者明當教以小學不得遽教以大學

之道也二字一章眼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二五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云對賓客修威儀禮節者應對進退  
對賓客之禮節也酒掃禮節中之一事也禮保傅篇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漢儒  
以大書訓詁音韻爲小學爾雅說文方言急就章廣  
雅釋名玉篇廣韻等書所言是也所謂學小藝也宋  
儒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小學小戴記之曲禮內則少  
儀管子之弟子職賈子之容經保傅篇所言是也所  
謂履小節也子夏以之教門人小子亦猶行古之道

耳況威儀乃定命之符禮節爲修性之具雖曰小學之末事而其實卽大學之所本也

子夏聞之曰噫

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

注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致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注孔曰始終如一惟聖人耳

釋文噫於其反傳直專反倦其眷反區羌于反別彼列反焉於虔反誣音無卒子恤反漢石經卒作牟惟作唯考文古本卒作終惟作唯皇本亦作唯牟子理或論引別下有之字漢書薛宣傳引誣作憊董仲舒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四明箴書

傳引乎作庠注以爲孔子之言

約圃刊本

正義曰朱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外注程伯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蒙案皇疏引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惟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籩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二說均未愾徹惟朱子以先後緊黏本末與上文針鋒相對而於孰先孰後兩句落下譬諸草木中間轉折略須加添乃毛大可引考工記轉人在不券鄭注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二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卽今倦字以爲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如教學之兩相授受則二字同義可以直接下文今攷說文倦通券不通券券从刀故訓契券从力故通倦說文倦罷也廣雅釋詁券止也傳與倦古音桓寒部二句韻語行止正相反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注云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則君子之道本宜先而末宜後此正子游之意也然而亦視其人何如耳孰先與後孰傳與止譬諸草木各有區類之不同予末小子安可以強同而驟加也耶誣說

文訓加美惡本可兼施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加言  
因而引申訓欺罔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稱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出  
處語默亦相反別異之詞也又辭宣傳宣令辭恭尹  
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  
滕辭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注  
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  
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爲能體備之  
然攷憊字之義說文訓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  
並無訓同與兼者黃先生謂憊字之借憊又訓覆不  
如仍以誣之訓加引申之義與同兼相近然則漢書  
乃借憊爲誣也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  
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  
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旣爲之區旣  
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  
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也聞道不明而急  
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  
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



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乎子由之論確中當世情弊然以誣字爲欺罔於此經似嫌太重不如說文之本訓加音爲妥治謂其不可蠲等妄加也有始有卒兩有字緊對上節無字有始而遂有卒卽有末而又有本此惟聖人爲能然也若小子當始傳以末而卒傳以本焉可也乃謂本之則無如之何其以聖人之道而欲加諸小子耶孔注云云疏曰云噫心不平之聲者斗筭之人鄭注同

馬注云云疏曰云異類區別者區从品謂品類也凡言區分區畫者引申爲區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注馬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學而優則仕

釋文優音憂玉篇引兩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此章勸學也朱注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或有是言學優而

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僂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僂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此意也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僂則仕仕而僂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蒙案說文仕訓學學與仕渾言相通而對言有別賈子道術篇修道者謂之士荀子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謂士仕者注謂士之入仕者漢書食貨志學以居位曰士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蓋三代封建之世官者世祿故有仕者不必學而學者不必仕程允夫以爲爲時而發各有所指是也不然則當如玉篇所引之二句互易矣

馬注云云疏曰以優爲有餘力者說文優饒也廣雅釋言渥也小爾雅多也通訓以爲優之借渥澤多也廣雅饒也是優與渥通謂已饒足也邢疏訓優閒是憂之借憂和之行也借憂和爲懇愁因而借優倡爲憂閒然非有餘力之意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注孔曰毀不成性也

正義曰朱注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崔子鍾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刻刊本

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苦困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黃先生引之謂禮檀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也蒙案致至也止如止於至善之止夫禮中制也先王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其所以爲至痛極而爲至痛飾者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而釋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旣緣哀而制禮卽行禮以飾哀至乎禮斯至乎哀哀所止亦禮所止故此經之哀似不

可離禮而二之記言哀不足而禮有餘哀之不及者也禮不足而哀有餘亦哀之太過者也二者皆非至善之中制朱注戒不及孔注戒太過兩說必兼義始賅備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至哀而止止於至善之中制也子游嫻習禮文講貫喪制見於小戴記者不一而足豈猶有簡略過高之弊而朱子云然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毀不滅性者見孝經喪親章云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性猶生也注言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孔引以解止字之義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天子謂其哀而難爲繼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爲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此皆哀之過者也至如騶大夫芽冢死於孝則滅性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

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

然而未仁

正義曰皇疏張子張也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  
能體仁也朱注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黃

氏勉齋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爲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疏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黃先生曰爲難能也謂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實澤未必能周也蒙案原思志潔行廉近於狷故有所不爲能祛克伐怨欲之累然而可謂難矣而爲仁未必如是艱苦也子

張才高意廣近於狂故樂於進取妄希博施濟眾之名然而爲難能也而爲仁不必如是廣遠也蓋爲仁由己近取諸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子答其問仁也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課其全功曰五者責其實力曰能行而推廣其量極言之曰於天下勉之乎抑難之也其亦知爲仁之方能者不必難而難者未必能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容儀者探下章堂堂言之然而本章究無此意也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朱注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外注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張敬夫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黃先生曰禮衛將軍文子篇云業功不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敵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經之言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耳此章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蒙案皇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據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頗與禮經之言相符合蓋孔門諸弟子無一不有志於仁仁者人也人

與人相偶而仁始可見亦人與人相並而仁乃可爲  
然而仁之心雖惻隱之皆具而仁之量有大小之不  
同子張才高意廣狂者進取人皆求諸近而獨求諸  
遠人皆爲其易而獨爲其難將以一介之儒生行五  
者於天下是欲彌縫堯舜之缺憾而參贊化育之功  
能其志可謂大矣狂士之嚶嚶志之高而發於言辭  
者也張也之堂堂志之大而形於容貌者也卒之其  
志雖大者其實難於己難能者於人難並故夫子  
以爲大而子游曾子皆以爲難難卽難其大而大亦  
大其難似夫子所謂大者非深衷二子所謂難者亦  
非輕貶也管仲之爲仁也可大而不大而爲諸子所  
羞稱子張之爲仁也可小而不小而爲諸子所難並  
甚矣仁豈難能哉豈難與人並爲哉亦好爲其難則  
難耳

鄭注云云疏曰以堂堂爲容儀之盛者廣雅釋訓堂  
堂容也劇秦美新堂堂有新注盛也釋名堂猶堂堂  
高顯貌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

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  
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  
辟辟卽盤辟也此卽子張盛爲容儀之說荀子非十  
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  
氏之賤儒也此或其後儒之流弊然堂堂所賅者廣  
容貌特其發見也毛大可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  
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  
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書隗  
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要之誠於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注馬

日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  
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漢石經無夫字者也作也者後漢書荀爽傳引無也  
字

正義曰朱注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以不能自  
已者外注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  
惡乎用其誠蒙案曾子云將死之言善親喪之自致  
此驗仁於顛沛之時也孟子云不忍見牛之斃鯁惻  
隱孺子之入井此驗仁於造次之頃也苟人於良心



發現時擴而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仁遠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以致爲盡者皇疏致極也廣雅釋詁致至也大學先致其知中庸其次致曲皆有盡義檀弓致喪三年謂自盡其情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馬注意合下章爲一故皇疏云所聞於孔子其事在下似未必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父臣及父政雖不

善者不忍改之也

皇本高麗本難下無能字

正義曰朱注孟莊子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或問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思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

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戚氏續談曰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疏云孟氏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餘卽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矣黃先生曰孟獻子之臣與政如作三軍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蕞父爲右見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鬪臣五人皆是春秋宣公九年孟獻子始見於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十九年卒越四年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微齊侯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榘以爲公琴是時或獻子年老致仕莊子代父爲卿曾子稱其不改是父在父歿俱不改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會帥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者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孟莊子仲孫速者杜氏世族譜獻子之子也云在諒闇之中者本經兩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馬合上章親喪自致爲一事然此與三年無改經旨不同彼謂不忍忘親此謂善於承先美其能以盡孝之心盡忠卽以愛君之心愛父也且三年

無改乃父之道合於道則治命而非亂命也馬氏謂

不善亦不忍改遂煩朱子斡旋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

注包曰陽膚魯子弟也士師典獄官也

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注

日民之離散爲輕薄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

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釋文膚方于反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俱引則作卽漢石經於作矜論衡雷虛篇引作憐

正義曰朱注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蒙

明剛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六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案書呂刑哀敬折獄今文敬作矜同音借也伏生大

傳引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荀子宥坐篇孔子

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正孔子舍之季孫閔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

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

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

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

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書曰義刑義殺勿用

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今之世不然亂其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  
繁而邪不勝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  
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  
使民勿踰乎韓詩外傳三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  
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  
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故型其仁義謹其教  
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  
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周道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  
也睠焉顧之濟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  
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二書所引大略相同似卽  
曾子之所聞也漢書路溫舒上書云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  
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  
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班氏刑法志云書曰伯夷降典愆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

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尖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讀史至此令人悲楚竇與此經之意相發明然則治獄之吏固嘗以明爲貴以刻爲明而自喜其能得情者陸象山引易噬嗑離在上曰利用獄豐卦離在下曰折

獄制刑以證之然而夫子不尚聽訟者以非理民之本也故舜命皋陶爲作士典五刑曰惟明克允必先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卽哀矜之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陽膚曾子弟子者一統志謂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之一未必然也云士師典獄官者見柳下惠三黜章周禮士師屬於司寇禮記孔疏引崔氏說諸侯大國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魯臧氏世爲司寇後夫子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豈皆統於司空歟孟氏世爲司空故得命士師柳下惠蓋亦屬於司寇臧氏之屬官也檀弓孔疏引鄭論語注云慶父抗軻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丁小正謂卽此章之注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逐而膚用其說非無意也

馬注云云疏曰民之離散云云者非散而之四方也謂情不相屬卽書所云百姓不親五品不孫也朱子或問曰所謂民散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

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疏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政散民流之謂也黃先生曰非民之過也當作非徒民之過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釋文惡居鳥路反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漢石經貢作輶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論衡語增篇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徧爲眾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爲故君子立

明君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身惡爲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

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眾惡

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

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

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如蔡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

爲惡故失天下耳邢疏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

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也朱注下流地形卑下之

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

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

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蒙案天下之惡皆并歸桀紂之身子孫之賢不能改幽厲之謚總爲一念偶差不慎於聖狂之界因而百身莫贖不啻有膏壤之懸人可不常自警省哉蔡氏說以紂爲眾惡之倡凶邪助之以亡天下卽書武成所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也特意味較短非爲紂寬分責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憎字詁惡字天下之惡惡卽不善之實戚氏云亦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昌黎池記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是又正喻雙

關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四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 更改也

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 劉頌傳北史蕭大國傳御覽皆引作蝕

正義曰皇疏食作蝕說文作蝕从虫叀聲敗創也史記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虧毀爲蝕呂覽明理篇注日月激會相掩名曰薄蝕續漢五行志云蝕者陽不克也漢時推步未精以薄蝕爲災異其實日月之蝕皆無虧毀亦非災異蓋因南北同道東西同度月



常食於望爲地影所射影帖於月故有東西早晚差而無南北高下差日常食於朔爲月體所掩月遠於日故有東西南北高下差春秋書日有食之公羊傳日有者不宜有者也日食月食之故說文有字从月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謂陽不宜爲陰掩故古惟日食伐鼓用牲而救之然而旋食旋更則亦無傷其明也皇疏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

明明子論諸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凶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陸宣公曰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蓋日月自具常體行有常度但因兩圖所遇之交點不能不相掩食而隨食隨更不遠而復所謂更者亦改闇爲明而初非更改其常體更改其常度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更改也者說文作𠄎改也又借爲𠄎古文以𠄎爲續字晉語姓利相更注續也方言三

更代也是更又有繼續代明之意

衛公孫朝

注馬曰朝衛大夫也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釋文朝直遙反焉於度反下焉不學同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

正義曰皇疏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翟晴江曰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十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攷蒙案孝經仲尼居疏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邱山故名正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

蒙案予向有孔聖名字說略云孔聖名正字仲尼正字从亼从一一地也二人相背爲亼亼猶別也人能辨別之謂義中天下而立嚮明而治行義以達道聖人之志也尼從後近之也尸臥人也二人相親爲亼亼亦人也二人相近卽二人相親猶仁从二人之意古文仁作𠄎見說文尼與𠄎字若相通尼與仁音又相轉尼女夷反仁如鄰反今音語中反安土敦乎仁聖人之德也合而言之尼以二人相近仁之親也正以二人相背義之別也仲則人處天地之中中之正也聖人之揆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六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錫名蓋定之以仁義中正而非圩頂之形中和之說所能盡其命意也名取相背字取相近者意以相反而相成韓子名愈字退之亦猶是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朝衛大夫者翟氏攷異云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此言衛以別之猶之稱衛公子荆以別於魯哀公庶子公子荆耳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注孔子文武之道

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

而亦何常師之有

注孔子無

無常師也

釋文墜直類反漢石經墜作隊識作志漢書劉歆傳孟子尹士章章指皆引作志孫子杜牧序引大者小者下又有遠者近者字白虎通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云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宏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其所謂道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空虛恍惚而無所據耶文集云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適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然非當日答問之本意黃先生曰大者小之綱小者大之散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朱子以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

道之實而可徵者也功烈所以行道謨訓所以傳道  
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  
之推一而合十明數而知義則道於以得焉宋季說  
是書者謂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  
存亡增損朱子斥其厭薄事實貪鶩高遠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墜爲落者爾雅釋詁文廣雅墜也  
失也說文隊從高隕也又作隊侈也並無墜字故漢  
石經惟作隊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隊楚辭九歌  
矢交隊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隊如髮漢西狹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四八 臣明叢書  
約閱刊本

數有顛覆賞隊之患皆作隊不作墜墜俗字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 曰子貢賢於

仲尼

釋文語魚據反朝直遙反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  
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  
子貢賢於仲尼也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  
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  
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也蒙案

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而乃免十一年戰於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而不盟又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於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請而得舍十五年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館客子貢與之言乃歸公孫宿叛入之成邑至二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十九 明明叢書白

約國刊本

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文子叔孫武叔子也是子貢在當日固叔孫氏父子所心說而誠服者也故以爲賢於仲尼左傳載子貢事止此而史記家語本國策有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直戰國縱橫家數矣旣以爲貨殖又以爲策士大賢豈若是哉

馬注云云疏曰邢疏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

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諡法解剛彊直理曰武蒙案州仇成子不敢之子文子舒之父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包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也

釋文竊作闕棄說反好如字舊呼報反數色主反何一作刃音同漢石經作辟諸宮牆宋石經竊作闕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約編刊本

本譬之之作諸窺作闕好下多一夫字入下有者字云上無之字高麗本皆同惟不多夫字牆下有也也考文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足利本也字同補遺一本宮牆下有也字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與室渾言無別此言宮牆者猶云宮室之牆非以宮室分大小而專指夫子之牆也又釋山云大山宮小山禮注宮謂圍繞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爲廬宮之注宮謂圍障之儒行儒有一畝之宮注謂牆垣也左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亡國不屋是亦稱牆爲宮也周禮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宮亦四

面周圍之意則所云宮牆者猶言圍牆也男以女爲  
室女以男爲家室家之好猶言家人婦子之樂而牆  
外得以窺見則其中所有可知逼肖小戶人家淺陋  
狹仄一曰了然景況曾子制言篇云弟子無曰不我  
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  
其言矣一謂卑之無甚高一謂誠之不可揜皆善於  
形容者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大卽富也美且富不足以盡大而化之之聖也宗  
廟之美言廟也百官之富言朝也子貢蓋以天子諸  
侯之制比孔子據周禮小宗伯注宗廟在雉門外庫  
門內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故先言宗廟之  
美後言百官之富而六寢六宮皆在燕朝之內則是  
見廟朝尙未見室家聖道固無窮盡也古之門制天  
子皋應路諸侯庫雉路皆三朝故皆有三门戴氏東  
原說也然則仰高鑽堅雖有難窺之奧而博文約禮  
非無從入之途武叔果能知子貢則於夫子之門牆  
當煩引路以入門冀得升堂而入室不至永爲門外  
漢矣皇疏引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是則武叔

明問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 明徵書信 約園刊本



非特不知夫子亦非真知子貢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七尺曰仞者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說與包氏不同段注云諸家之說仞也王肅趙岐王逸曹操李筌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注周禮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法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氏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故其言

約圖刊本

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程氏之說極精是以考工記匠人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不用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而皆曰二尋者知其廣深不同故尋仞異文包氏此注亦云七尺者度高與度深等也至應劭

注漢書食貨志云仞五尺六寸是以八尺而七折之  
孤說別無所證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偽書更不足  
據矣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  
注宮隅角浮思也雉高一丈賈疏云不言宮牆宮牆  
亦高五丈是王宮四面有牆牆高五丈以仞計之七  
七四十九爲高七仞零一尺四角浮思高七丈爲十  
仞則其牆之高極可知矣云夫子謂武叔者夫子本  
丈夫之通稱而後以爲尊稱上指孔子下指武叔不  
嫌相混猶史記世家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師已送  
之曰夫子則無罪意以夫子指桓子而桓子又稱孔  
子爲夫子非皆指孔子也

明門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注言人雖

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高麗本日月上有知字絕下有也字後漢書孔融傳引日月上有知字無也字列女傳注引邱陵上有猶字風俗通引賢下無者字文選答臨淄侯箋注引踰焉作也運命論注引人雖自絕也

正義曰皇疏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合上爲一章邢疏分作二章朱注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蒙案毀當作毀說文毀惡也段注毀物爲毀謗人爲毀廣雅作詎以用也爲語助無以爲猶奚以爲也不知量緊接自絕何傷來當從朱注以蠡測海以管窺天此不知量之說也仰天而

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全已身此自絕何傷之說也徒欲自絕不知己之量小也於聖何傷不知聖人之量大也皇疏單言不知聖人之度量殊覺味短家語顏回篇叔孫武叔見顏回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武叔固不自知分量而好評月巨者也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

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夫既稱爲聖人而又以爲廢心而用形則其毀聖亦甚矣蓋以聖人之不易知也論衡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甚矣聖人之不易知也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

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無損亦明矣說苑太宰嚭問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

知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說苑又有對齊景公趙簡子大意與韓詩傳同皆足與本經相發明故錄之

何注云云疏曰訓多爲適足者邢疏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王伯申釋詞云詩我行其野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字或作多襄十四年左傳荀偃曰多遺秦禽多讀爲祇適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君無多辱焉多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五十四朝殿書

初國刊本

讀爲祇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昭十三年傳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祇取誣焉定四年傳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王氏疏證服解較杜注訓益爲確然古音祇从氏適从啻皆在支佳部多在歌戈部雖義相近而音爲通轉邢氏以爲同音非也適又通作啻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不啻多也亦音轉而義隨之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朱注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不可不慎  
賁子禽不謹言蒙案皇疏謂此子禽必非陳亢爲其  
言與前若不合或以其稱子貢爲子謂爲子貢之弟  
子嬰皆意想之說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

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孔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七

明發書

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

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釋文道音導綏音安皇本道作導考文補遺古本上

及字下無也得上無之字又無音字高麗本同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津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均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階梯也大可爲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  
得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  
雍也言其感應之幾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  
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外注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楊氏曰誠於此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孺爲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黃氏勉齋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應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者何哉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

不曉然而易見哉黃先生曰堂階爲階步梯亦爲階  
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而升惟據其德之發  
見者以徵之鹽鐵論備胡篇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  
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  
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  
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  
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  
歸邾謹龜陰之田故爲政以德所欲不求而自得此  
論據事實以爲言蓋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神學

明明子論議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者欲求聖人之神化仍當於實事徵之蒙案升登之  
借字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子貢蓋述古之成語下六事稱所謂亦古傳言也下  
接堯曰篇故皇疏云邦謂作諸侯家謂作卿大夫言  
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卿大夫之日其風化與  
堯舜無殊舉邦家則天下可知也孟子引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蓋匡直卽此經之立也輔翼卽此經之道也所謂  
欲立立之欲達達之也勞來卽此經之綏也振德卽



此經之動也來亦作徠爾雅釋詁勞來皆訓動引申之慰其勤勞亦曰來讀去聲綏廣雅釋言撫也司馬法注卻也齊語以勸綏謗言注止也撫安慰止亦勞來之意綏之斯來者慰其勞而不覺忘其勞所謂使自得之也振廣雅釋詁動也周禮太祝九拜曰振動動之斯和者鼓之舞之以盡神而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大戴禮五儀篇論聖人之德所謂大配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穆穆純純莫之能循順天之司莫之能識百姓淡然不知其善孟子所謂民

月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六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綏來動和之妙也來直翼得與德皆同韻立與來行與和道與動皆同母蓋相傳之古語無疑孟子欲見聖念之變勤故以勞來爲始此經惟徵聖功之神速故以立道爲先而夢之皆言其教化也生與榮死與哀亦同韻皇疏謂孔子生時物皆賴之得性尊榮於孔子孔子之死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皆哀也或謂孔子之生死關天下之榮哀義亦相融貫故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與宰我論黃帝云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今觀天下後世尊孔子之道者興且治背孔子之教者亂且亡是則古帝王之生死關數百年而夫子之榮哀在千萬世也嗚呼盛哉孔注云云疏曰云綏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以綏爲安之借說文安安也爾雅釋詁安止也又安坐也皇疏云遠人不服修文德以安之遠者莫不經負而來也動謂勞役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案此章言聖人教化之神效皇氏謂立教無不立是也又云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行讀去聲似與上下不符本言化民而以綏爲來遠動爲勞役亦欠精細和穆邢本作和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堯曰第二十

釋文凡三章朱注同陸氏又云魯論無不知命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

注歷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

以長終也

潛夫論五行志引咨作格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

嗟也爾汝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諡云堯也舜姓姚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華諡云舜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

舜也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

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者欲使重其事也

歷數謂天位列次也躬身也言天位之列次當在汝

身故我今命授於汝也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

道也言天位運次旣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

道也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

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

極盡也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

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  
天祿所以長終也未注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  
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  
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焦理堂補疏曰閻百詩尙書  
古文疏證謂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  
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  
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  
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

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  
躬不終其祿辭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  
終鮮終方屬不祥毛大可稽求編曰閻潛邱云四海  
困窮是傲詞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  
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包說稍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  
永終無作永絕解者閻氏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  
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滕惟  
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  
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  
永終靈帝立王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  
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  
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攷之  
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於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魏使鄭沖奉冊於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漢武立子齊王閔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  
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

明明子論叢集解彙疏

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  
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久在聖  
躬因詔禪位於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  
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  
王其允執厥中儀型前典以副昊天之望於是皆以  
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  
之辭而於是策書改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  
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也趙鹿泉溫故錄云言常常  
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於永終皆執中中事也上

句卽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句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言有終也詩以永終譽是也黃先生曰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所以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是朱子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爲極窮以永終爲綿延之辭段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訓極盡凡經中

言困勉困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困窮爲君德充塞宇宙橫被四表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句是以困窮爲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班叔皮王命論又不引四海困窮句是以永終爲綿延之義也蒙案此經總以閻氏意爲長蓋困窮究不能說好而永終不能說不好也但於四海困窮之上須加念字恤字天祿永終之上須加承字保字似費斡旋蓋四字大意古本相通廣雅困終皆訓窮秦策注窮困也詩考槃箋窮猶終也易象傳虞注

坤爲永終是永終又互訓古人往往以疊字成文而輕重異讀者如大學之老老長長是也又有同訓連文而虛實並用者如此經之困窮永終是也兩句一戒一勉意謂四海以困而斯窮天祿以永而斯終則不煩添字而辭氣順從矣抑又攷之說文窮極也廣雅困終極也古鐘鼎瓦當文每有永永無極是四字又皆訓極書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傳曰皇太極中也孔疏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是則執中卽建極困窮者顛連之極一極無者也永終者綿延之極一極備者也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然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下民不罹六極之凶斯上天申錫五福之命矣躬中窮終古音在

冬中部

何注云云疏曰云歷數謂列次者說文歷過也本从上而無从日之字數計也廣雅釋詁歷行也釋言數

術也本謂數術推算天行之列次也歷數二字又互訓爾雅釋詁歷數也洪範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文選辨亡論歷命應化而微注歷數天命也邢疏孔注尙書云謂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爲天道皇疏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是卽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也朱子或問謂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以其人之德知之是也董子繁露郊祭篇引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以在訓察本爾雅釋詁謂歷數之修短察爾躬之信執中否義較精實若書禹謨疏引鄭君論語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是後漢讖緯之學也

明子論叢集卷二十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云允信也者爾雅釋詁允信也誠也說文亦訓信也从儿呂聲呂用也故王伯申以爲詞之用呂允用皆雙聲也云困極也者廣雅釋詁困極也窮也越語日困而還月盈而匡荀子脩身篇橫行天下雖困四夷此皆窮盡極至之義然說文困訓故廬从木在口中古文作止木本皆株守不通之意故



易雜卦傳井通而困相遇也遇逆也廣雅釋言困悴也尙書大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荀子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是困乃局促危苦之意而極盡又其引申也至窮之爲窘从躬在穴中更非吉祥善語矣云永長也者說文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爾雅釋詁遠也遐也長之引申也故方言云施於眾長謂之永終說文綵絲也絲理最長與永同意故爾雅訓就訓彌廣雅訓竟訓極周語注訓畢訓成士喪禮注訓充鄉飲酒義注訓充備皆善語也

明子論語集解義

卷二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亦以命禹

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於禹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所以不別爲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朱注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蒙案尙書今文無大禹謨真孔壁古文已亡東晉晚出僞禹謨采集論語之文閒以各書之語云帝曰來禹云云天之

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  
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程朱  
二子據此遂以危微精一闡發執中之旨西莊尙  
書後案云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  
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彙括  
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無稽  
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見荀子正名篇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見周語內史過引  
夏書皆非禹謨元文此王氏平心之論也今文尙書  
不見舜典禹謨僞古文割堯典下半以爲舜典內有  
堯禪舜之辭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而論語所紀究不知  
在古文何篇也觀於孔注皇疏則非如今之禹謨所

言明明可知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注孔曰履殷湯名也

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也言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劓在帝

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

釋文杜茂后反蔽必袂反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高麗本考文補遺足利本皆同古文疊字每作疊也大戴禮注引履字屬下句白虎通

義三正篇引作皇天昏帝三年篇引作皇王上帝

正義曰皇疏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

因前揖讓之辭也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九 禮記卷之九

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爲天下患苦湯有聖德應天從

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墨子之書所言是其辭也朱

注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旣放桀而告諸侯也與

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

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

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

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

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

此其告諸侯之辭也黃先生曰帝臣猶言天民也墨

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潛夫論引作  
東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  
罪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  
討也以與也以萬方之罪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已不  
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蒙案此真  
古文湯誓伐桀告天之辭散見於墨子等書今文尙  
書無湯誓東晉僞古文引入湯誥之中其辭曰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  
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割裂雜湊以爲湯克夏歸  
亳誕告萬方之辭然攷墨子兼愛下篇云夫兼相愛  
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  
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  
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  
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  
文正與論語昭合又尙賢中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二篇所引今皆采入爲湯誥

中乃一曰湯誓一曰湯說者墨子又以為旱禱文也  
今攷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  
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  
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白虎通義三軍篇引予小  
子履云云亦以為伐桀告天是卽兼愛下篇所引與  
論語同者確係湯誓逸文無疑又攷呂氏春秋慎大  
覽云桀為無道湯憂天下之不甯與伊尹盟示必威  
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九月紀云昔者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  
髮彫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是大旱正在伐桀之時故大旱告天卽伐桀  
告天而同此一篇之文也乃作偽者以湯誓為湯誥  
則大不可信王西莊尙書後案云孔安國親得壁中  
古文且為作傳如今本果真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  
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  
誓且明明在尙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為據安國論語

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尙書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至書湯誥孔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朱注本之又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性詩閟宮疏引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之五方謂五帝禮郊特牲疏引鄭注云帝謂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是鄭君誤以此節曰字連上舜亦以命禹仍爲舜命夏禹之辭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爲證亦沿鄭注之誤故朱注必於曰上補湯字抑知下文既有予小子履履旣爲湯名則曰上無湯字似無不可

明學子論集解疏

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履殷湯名者大戴禮商履代興竹書紀年稱天乙履此皆以履爲名也皇疏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邢疏世本湯名天乙孔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

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皇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也而於祖乙又以爲名斯其妄矣史記集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女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易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黃先生謂張謚之說近是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張氏所本也梁曜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

周以地爲號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嘉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云殷家尙白云云者禮檀弓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鸞牲用元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今湯用元牲是仍夏禮也云皇大后君也者說文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爾雅釋詁皇王后辟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左文二年傳皇皇后帝注后帝天也訓以爲與者詩

江有汜不我以箋以猶與也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以皆訓與釋文與音預皇本作預以與雙聲與預同韻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帝臣謂桀者皇疏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帝臣然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與有罪不敢赦相對成文似非指桀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注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

也

釋文賚力代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朱注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或問云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蒙案今書武成係僞古文云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說服孔傳雖引周有大賚而云救乏闕無以賑貧民所富者乃混言四海之百姓而非專屬善人故朱子又引詩序以錫予善人爲分封賞功不指散財發粟言也詩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以善人指功臣始與上言帝臣下言仁人相承一氣其曰善人是富者洪範旣富方穀周禮祿以馭其富傳曰善人富謂之賞是也王伯厚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然王者者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二十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爾功首在得人而凝承大命尤在得天故堯曰歷數在躬早膺天眷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天心則似周之大賚當如集解所謂受天大賜富於善人如子有十亂之意然後與章旨相對且與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亦聯絡貫串蓋周之得天下爲能大賚錫予善人而周之所以得天下端賴天之大賚錫予以善人也自作僞武成者取大賚二字屬於散財發粟之下而作詩小序者又以錫予善人解以賚命篇之意此或古人斷章取義而此經之大賚似當以集解

爲長賚富古音之台部

何注云云疏曰云賚賜也者爾雅釋詁賚予賜也說文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

之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易觀卦王弼注引過作罪子作於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

明倫子論集解義疏

卷二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體不錄修也侃案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以上尙書第六泰誓中文蒙案今書泰誓三篇係僞古文其辭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明多惡不如少善蓋承上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而言朱子引書孔傳改少字爲多反覺味短然孔於

書傳言商之才不如周而於此經注又似言周之才不如商其意大相懸絕邢疏謂孔意以彼爲伐紂誓眾之辭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是欲爲兩處作調人而孰知秦誓孔傳之皆係晉人僞撰哉攷之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與說苑同尙書大傳惟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二句少異諸子傳記皆爲周既代商有天下後事而此經孔注則直謂管蔡既誅乃成王周公之時大約傳聞異辭無從深考而墨子稱之爲傳則非在秦誓三篇斷可悉矣親仁人古韻真臻部

孔注云云疏曰以仁人爲箕子微子者據前篇夫子稱微箕爲三仁也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封於朝鮮解微子之縛封之於宋是殷之仁人皆爲武王所有

不舉周之仁人而及殷之仁人者對上周親而言以周爲周家也周家之親不忠不賢者惟有管蔡故孔特以管蔡爲周家之至親舉例若皇邢二疏以此經爲武王告天誓民之文則斷不可及管蔡以後事矣子一人猶諸侯之稱孤及寡人也白虎通義號篇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焉作矣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引皆以爲孔子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之政同也謹猶慎也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典制也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朱注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黃先生曰五度爲度引申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臧鶴泉偶談云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

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齊民俗爲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尙未能及且不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卽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爲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而如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急須修復未說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蒙案王者之興也必有一番振作整頓以新朝野之耳目如改正朔易服色行之於朝廷謹權量審法度行之於天下故不

第曰政而曰四方之政行未違制禮作樂也漢書歷律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度丈尺也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于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侖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  
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  
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  
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  
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爲五則規者所

以規圖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  
失其形也規矩相須圖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  
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  
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詳繹班氏之志因思戚氏以法  
爲規矩意可取而其說未盡也周髀算經曰圓出于  
方方出于矩矩者一平一直句股是也準所以爲平  
繩所以爲直準繩合而規矩從此出猶權衡合而輕  
重由此分子以爲法者準繩規矩也所以爲平直方  
圓也故法與準字皆从水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天

下莫平於水故製平物之器謂之準卽今工匠所謂平水尺也管子水地篇準也者五量之宗也七法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是又渾言而概施之舜典曰律度此云法度者律掌於司樂法行於民間也古帝王之於權量法度也其於天下則十有一歲而一正之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修法則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是也而況乎武

證可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權秤也者秤稱之俗權銓之借朱子云稱錘是也包但言秤者意欲以賅衡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兩都賦序逸民傳論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皆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蒙案禮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是朱子所本也黃先生曰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食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商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疏云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



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許君之說尙書大傳二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細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據韓傳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興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賚卽大封此又言興滅國然則封建固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馬氏文獻通考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既封也無忌疏畏偏之弊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否則其過可勝言哉

所重民食喪祭

注孔子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

漢書藝文志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引書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蒙案今武成僞書也僞孔傳云所重在民及五帝之教民

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孔  
疏云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食與喪祭三者各  
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是書傳疏亦以民食  
爲二故此經注疏平分四事書曰民惟邦本孟子曰  
民爲貴漢書酈食其傳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  
爲天是以王者重民必重食而王者重食正惟其重  
民則民固王者所首重大學所謂有人此有土後儒  
申朱注以食喪祭爲民所重并四爲三精義楊氏曰  
夫民爲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  
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是又  
將并三爲兩矣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

說矣凡此二者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釋文說音悅皇本高麗本作公則民悅無信則人任焉漢石經亦無此句翟氏謂古論語有兩子張篇疑前子張問仁章本在此處合下問政章爲一篇而脫其大半惟存此四句然何以又去惠而加公則說耶  
正義曰朱注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外注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精義程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張敬夫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篇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

明明子論叢解義疏

卷二十

二五

明叢書

總圖刊本

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柳子厚曰論語之道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溷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蒙案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注引謹權量節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兩都賦序逸民傳論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各注引興滅國節漢書

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爲孔子之言陳後王之法故孔解朱注均以此節爲通論二帝三王之道而柳子厚以爲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也黃先生謂此經所言帝王之道百世莫能易者不過專罪已務用賢順民心而予則以爲總在畏天命執中寬信敏公猶其條目也翟晴江攷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策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

明陽子論電集解義疏

卷二十

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記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

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而又居後序之後翟氏此說足以發明外注楊氏之意而蘇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秦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放者不知古書凡例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注孔曰屏除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四明叢書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正義曰朱注尊崇重也蒙案隸釋載漢平都相蔣君碑云遵五進四後漢書祭遵傳云遵美屏惡而朱子或問亦云漢石刻辭有遵五進四之女是尊又當作遵循解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屏除也者說文妍除也詩皇矣作之屏之禮王制屏之遠方注猶放去也屏皆妍字之借漢碑又作進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釋文費芳味反

正義曰張敬夫云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黃先生曰觀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答爲邦答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易益卦王注周禮旅師疏文選洞簫賦注引皆無民下之字

明學子論彙集解義疏卷二十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皇疏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果實材木明君爲政卽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也蒙案說文因就也詩常武傳因仍也大學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生財有大道不外生聚食寡爲疾用舒孟子對齊梁之君所以惠民之政不外制田里薄賦斂此其大綱也而漢書地理食貨志又詳言之蓋利在民而所以利之者在規畫之政人主欲惠其民往往慮於費而仍就民之所利而利之則上因於天時

下因於地利中因於人尤而於人君所費者勞心規畫而已矣他何費耶易文言傳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

王注云云疏曰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王注所本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皇本擇下有其字

正義曰皇疏子張未曉五事先諮第一孔子知其並疑故并歷答也儲同人曰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

明明子論議集解義疏卷二十一 二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靡日不脩城郭津梁浹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纘需之歲暮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教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憚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黃先生曰觀周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校考年之豐凶時之緩急皆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誰怨蒙案禮緇衣引君雅曰夏日

晷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惟曰怨君子所以必信而後勞其民者惟恐其怨也乃不得已而出於擇不自便而審其可是以佚道使民也何怨之有韓非子引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精義謝氏曰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皇疏本作擇其可者可者民之可而非君之自以爲可也因所利而利之擇其可而可之君何與哉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明學子論叢集義疏

卷二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欲有多塗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蒙案欲兼善惡可節不可絕宜公不宜私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欲根於性發於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仁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仁者爲政之所欲也苟奪天下人之欲以專恣一己之欲欲卽所以爲貪能就一己之欲以推驗天下人之欲欲乃所以行仁王者民胞物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不能慊博施濟眾



之量而以欲通欲求仁得仁民咸胥匡以生罔不從  
欲以治蓋其所欲者仁心發爲仁政斯其所得者仁  
術自有仁聞也若孟子謂齊宣王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汲黯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柰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是其所謂欲卽貪也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

釋文慢武諫反

正義曰皇疏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眾  
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蒙案說此經  
者多側重寡小以闡無敢之心然何以不曰無眾寡  
無大小而乃以眾寡小大顛倒其詞者何耶或又讀  
作一氣以發無驕之指然何以不曰無眾寡小大之  
敢慢而乃以三無字重沓其詞者又何耶予友曾爾  
昌謂此三句當讀作兩截然後釋然無疑蓋無眾寡  
無小大者泰也無敢慢者不驕也此章本歷代相傳  
之聖學以推奉天出治之王道古帝王含宏廣大一

視同仁其氣槩足以振攝羣生其度量足以包涵萬類人無厭寡也事無小大也斯其所謂泰也而擴之以大度尤必操之以小心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斯無敢慢也斯乃所謂泰而不驕也而泰字之眞際乃見而字之精神乃出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釋文儼魚檢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三十四期藏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正其衣冠衣無撥冠無免也尊其瞻視無回邪也儼然者若思以爲容也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卽之也溫是不猛也黃先生曰無威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也徐偉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詩云敬爾威儀維民之則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於人患己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

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贖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於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慢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蒙案辭文清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十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佻浮薄者此正切中當世之弊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

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慢令致期謂之賊

注孔曰與民無信而

虛刻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注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

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吝力刃反舊力慎反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納皆作內說文內入也納絲淫兒是內爲正字漢書董仲舒傳引殺作誅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正義曰皇疏爲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卽用殺是酷虐之君也見民不善

當宿戒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勸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爲暴猝之君也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不申勅丁寧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吝惜於出入之際故云出內之吝也有司謂主典物者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也朱注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三十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

約圖刊本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也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利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蒙案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媪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三卷亦記此事孔子謂子路曰不戒責成

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韓詩外傳三記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各書所載間有不同大約上三句均爲嚴酷者言繹史引新序記臧孫行猛攻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虐暴賊皆過刻之弊也而下一句則從來無深知而切言之者朱子集注謂忍弗能一如項羽語錄謂猜嫌疑慮如唐德宗又謂如李絳

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壞若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若人君爲政大體凡事不可如此大意以上三句爲嚴厲急迫過於剛下一句爲遲疑悠緩過於柔人君不當如有司之吝嗇則吝嗇乃有司之本職矣然夫子何以同列於虐暴賊而謂之四惡哉予以爲孔注所云有司之任任字當改爲弊字有司之弊卽今之吏弊也觀於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

歲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則有司之罪已不可勝誅且猶之與人也職分所司謹慎焉可也而何以言吝於出出之吝猶爲與也而又何以并吝於入蓋其藉端作弊借勢凌人據要路以擅權登壘斷而網利出不厭其縮納又不厭其盈出既靳於予納又反靳於取萬方留難百計磨礪物雖足而故責其羨耗期將屆而駁詰致延誤必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力竭勢窮而後惟吾所欲爲以求吾所大欲雖當國事之危急不忍民命之顛連而有

兩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二十

三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置若罔聞也試觀今之天下弊之多且大而牢結不破者孰有如吏弊者哉爲政之四惡虐者寬之反暴者信之反賊者敏之反有司似奉公而假公以濟私乃更大爲公之反夫子以此殿四惡之終爲爲政之戒大哉聖人不特明見萬里直明見萬世也

馬注云云疏曰韓詩外傳卷三說苑說叢篇荀子宥坐篇皆引視成作責成故馬以責目前成爲視成視乃指之借謂指責其成功此句以作事言上句以立教言也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引申爲作事猝遽

之意而可惡其不宿戒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慢爲無信者慢爲媢之借說文媢侮傷也以致期爲虛刻期者刻期卽致期以虛申無信虛致期則遷延而無信矣朱注卽以慢令爲緩令刻期爲急期慢乃趨之借說文趨行遲也廣雅釋詁慢緩也近儒以四惡爲寬信敏公之反孔注以無信對信則人任不如朱注以遲緩對敏則有功則於四者先後相合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釋文孔子曰云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皇本高麗本唐宋石經皆有孔字惟邢本無筆解漢書董仲舒傳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引均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命謂窮通天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爲君子也朱注引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蒙案注疏集注皆以命爲數命惟韓李筆解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蓋召誥所云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出於天大戴禮本命篇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命不可分義理之命  
氣數之命爲二命猶性不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  
爲二性也韓詩外傳卷六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  
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  
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漢書董子對策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  
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  
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  
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



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是韓董二子皆以性命說此經而數命卽賅其中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子竹林篇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

而已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韓詩外傳二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黃先生曰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性之命於天者不敢違道以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焦理堂補疏曰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云死生有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爲命則孟子詳言之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

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知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

造命則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飢已溺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一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爲有德有位者之通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顛蒙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也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知同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命任運爲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此章之旨有韓愈二子之言則知命之理精有焦氏引孟子之言則知命之說詳不知禮無以立也

正義曰皇疏禮主恭儉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朱注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蒙案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知禮所以立命也坊記云君子禮

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  
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又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  
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則民  
有所讓是知禮所以立政也禮運曰禮義也者所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  
莊敬莊敬則威嚴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  
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是知禮所  
以立身也蓋君子之學思知人思知天壹是皆以脩  
身爲本脩身則道立舍禮何以哉凌次仲復禮論下

明明子論龔養

卷二十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篇曰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  
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  
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者也孔子所罕言  
者也仁不能舍禮而求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  
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

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乎恍惚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然則君子之學舍禮何以哉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曰不知言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朱注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明學子論叢集義疏

卷二十

四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先生曰宣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純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誤師其法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慙枝多游而知其叛疑躁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蒙案論語一書無非言學學也者學爲君子也學而篇言

爲學之始以爲君子要其歸時習而說學不厭智也  
朋來而樂不知不愠教不倦仁也旣仁且智聖之所  
以集大成也堯曰篇結爲學之終以爲君子端其本  
知命以樂天知禮以立身成己之智也知言以知人  
成物之仁也以智全仁聖之所以參天地也君子終  
身惟學而已矣窮而在下無非本學以施教達而在  
上卽當出身以加民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任也則  
知人其要焉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  
官人惟帝其難之知人之法莫詳於禮文王官人篇

明明子論語集注

卷二十

四書明故書

約圖刊本

大要不離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人不能度然而  
詢事必繼以考言而言揚斯可以行舉故孟子雖能  
觀眸子亦必先之曰聽其言也而自謂知言之善與  
養氣同功宋氏羽皇曰知人以言審幾於聲氣之微  
此學問最精微處也易繫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  
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  
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夫子之知言也孟子公  
孫丑上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此孟子之知言也夫言心之聲也不知言何以知其心哉然必讀書窮理以致知又必盡心知性以知天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聖學之極功也亦爲君子之要道也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二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恟怍而無所歸攷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而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豈若是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十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序

先師黃薇香先生自撰論語後案屬予爲義疏少年識見未定不敢妄作迨五十而兩目昏花白晝不能書正楷自悲潦倒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一無成就將與草木同腐矣五十四歲二月間忽染風火目疾有鎮邑眼醫王氏祖銘者避亂居大沙延請調治一月餘不但風火盡祛而目亦重明遂於五十五歲三月間矢志於天日乞靈於父師決意草創論語疏迄今下幃四年矣去年三月甫脫橐蓋其中有天焉予於是益凜凜於畏天命而不敢輕疏聖人之言也夫論語一書聖人奉天命而代宣其教於天下萬世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也苟於此而稍有發明焉功未必在禹下若於此而或有舛謬焉罪實將浮於桀紂予深幸天下後世有能糾正其失而匡所不逮焉使予不得罪於天命聖言是參吾父吾師而三之矣感激當何如耶庚午小春月定

海胡夤識

先祖受業於黃薇香先生因論語後案而著論語集解  
義疏都二十卷書成於庚午歲蓋距今六十有七年矣  
彙藏於家

友善友雲

等愛護備至常置隨身行篋中得

無散失適約園先生刊刻四明叢書凡例第十條徵及

海內藏家先人遺書鄉賢祕冊足以傳後者

友雲

因先

錄副本一卷與切音啓蒙大衍集寄勘旋謁見約園先

生以全彙攜送慨然允爲刊布

友善友雲

等大喜過望

顧以卷帙浩繁估計刻資在三千六百圓左右歸而集

吾同祖昆弟合議量力分認吾同祖昆弟十人今存者

明明子論彙纂

疏

一四明叢書

五人而已長

友善

次

友善

友雲友笙友謙

於是

友雲

出資五百圓

友善

二百圓

友義友笙友謙

三百圓都一

千圓然未及刻資三分之一也約園先生闡發隱幽網

羅放失吾祖一生精力所粹者得以顯諸今日固感且

不朽而吾昆弟以節縮衣食之資聊盡綿薄以竟殺青

之願亦差堪慰先人論語集解義疏今已刻竣明堂考

附射侯考切音啓蒙大衍集附約仙遺彙並續刊約仙

遺彙爲

友善友雲友笙友謙

之父之作也丙子秋胡友

義友善友雲友笙友謙謹誌

海內經學大家浙人後勁爲俞曲園孫仲容暨定海黃氏父子三家鄉前輩胡止三先生實出黃氏之門志載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其所著明堂考射侯考論語集解義疏切音啓蒙大衍集各若干卷畱以待梓者久矣予從事修志局時會湯君溶編纂藝文志書目竊歎曰前輩著作類多湮沒果何日出而公世乎前年春余客滬過訪忻君紹如適張詠霓同年亦來有刻四明叢書之志竊欣慕之返里後擬搜求胡氏之著作入焉越日其後裔寄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茂才來乃告之寄生欣然曰是大好機會也航海賫棗請鑒定詠公曰義疏一種若大部帙刻資殊鉅割愛則不忍獨任則奚以告繼請者請分任之可乎寄生慨然諾爰集其昆季而商之謂我祖遺書不刊則不孝刊則無資今張公能爲我家出資而我家不名一錢其可乎於是一堂咸遑雖羅雀掘鼠筋疲力盡不惜也資既措乃問序於余余因是歎曰著書難刊書難而刊叢書則尤難乎其難一介寒儒殫心著述嘔一生之心血窮年累月而成帙非必自矜其必傳也而區區問世之心不

能自己不及其身而刻之於是乎以遺藁望後人而爲  
之子若孫者能珍護之鈔錄之已爲賢子孫否或供蠹  
蝕甚或求售市上論斤爭價可柰何嗚呼此著書難刻  
書亦難也若夫網羅羣彙刊爲叢書效鮑廷博之所爲  
此清乾隆所謂知不足齋奚不足富於書籍是賢乎流  
風遺韻及於張公分政事之餘閒旁搜求乎文獻公故  
清白御史子畱心鄉邦掌故固其所也殆所謂明德之  
後必有達人歟昔人謂刊人遺藁功等於哺路上棄孩  
嗟夫嗟夫何言之沈痛乃爾詠公可以風矣而安定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跋

一 西明叢書

一 約園刊本

齋能保持其祖之遺藁以求刊并能集合其刻苦之資  
以助刊得不爲賢子孫乎哉余故樂爲之跋若夫全書  
之內容余於訓詁之學涉獵而不專此書一出海內經  
學家必有評衡之者蓋游夏不敢贊一辭云定海孫爾  
瓚跋

攷定海藝文志胡先生夤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  
得其傳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  
黃氏學多所發明以歲貢生終書目表載有明堂考一  
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  
皆先生撰也先生之仲子中正復有約仙遺彙爲解經  
之作彙並藏於家歷久保守弗失甲戌冬其孫友善友  
雲先後示余並合同祖兄弟集刊資千元余旣景仰先  
生湛深經術不偏漢亦不偏宋卓然有以顯於世諸所  
著述皆足爲後學津逮而其諸孫復克以一身節縮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跋

一

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貴爲遺書剗剗之用尤爲難能可貴余慨念世祿之家  
鮮克有禮故兢兢取漢疏廣與凡民齊之語以戒子孫  
胡氏自朗軒先生忠孝自勵奮跡於戎行官至參將伯  
寅先生懷惻於畏天命子若孫篤守家學勤儉持身視  
先人遺著珍若琪球積數十年之願謂能達於一旦友  
善友雲每見余一再拜謝余益增愧慚蓋余矢志在網  
羅放失儻海內珍藏家皆如胡氏余亦得省搜索之力  
則余宜感謝友善友雲諸昆季矣丙子重九日張壽錦

識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